

筆記小說大觀

集

吹

清葉廷琯著

網

錄

上

戒殺放生
人壽年豐

進步書
局校印

10

卷之十



清葉廷琯著

吹

網

錄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序

吹網錄鷗陂漁話各六卷吳縣葉調生先生諱廷瑄撰葉氏代有撰述其著錄於說家者宋之石林名最富先生本石林後家甄甯人文之藪師友皆一時勝流弱冠才譽藉甚既而淡於榮進潛浸樸學一以考佐經史為營垂八十不衰顧常歛然無少滿假其為書經知故證明者悉著所從來若不與焉即先生生平副養可徵也頃歲茂辰之冬先生沒其外甥陳通判德銘謀不朽其言校而寫於木貲不足則蘇湖諸同人曠舉之而督刊參閱雷明經浚之力最多曰楨之生後先生二十年避地上海相識逆旅中時先生已七十粹然和易不自有其魁老勤學好問一往沈篤謂曰楨可與道古謬為忘年交以自輔翊嘗見其兀兀著書每草一條必反覆考榘事隱而得其證思窮而通其情脫然披解躍然笑舞不可一二計也今先生往矣此樂不可復撥宿草之悲其何能已不佞方無以彰先生之文行幸諸君子曠想昭達不令付諸幽遐俾是書流傳與石林媲美九原之志倘於斯乎慰曰楨安可以無辭他詩集若干卷又所錄同時未刻詩為存沒二集凡百六十餘家卷帙稍繁請俟後之有力者同治庚午正月烏程汪曰楨序於會稽學署

自序

宋方外惠洪述佛印禪師語曰學者漁獵文字語言中正如吹網欲滿非愚即狂以此為好論說尚著述者微誠為切至顧斯語也罕譬而喻即以文字語言論亦已妙絕古今矣不敏此書所談雖皆儒家事理其病根在愚狂則與前說正相類知不免為古德所訶無如結習已深一旦破除非易即觀惠洪述斯語而載之林間錄方欲自去愚狂之蔽不覺已近漁獵所謂信乎結習難除釋與儒殆無二致也無已則仍就文字語言為懺摩即用禪師語題曰吹網錄言乎釋則審戒而自陳所犯言乎儒則知非而欲寡未能名書本意實兼斯二者若夫離文字語言而求所心得則透網而出尚請俟諸異時云咸豐九年歲次己未仲秋之望吳門十如居士葉廷琯識

或謂余曰子既以儒家著書而以釋家之語名之毋乃見幾於識者余曰是說誠然然宋儒講學之書已襲取唐時釋子語錄之名下此則小說家有宋人鐵圍山叢談近世如紀文達之如是我聞彭甘亭之懺摩錄亦皆以釋家語命名拙著蓋竊援其例爾越歲庚申冬調生附記於滬上廡廬

參校姓氏

仁和胡 珽心耘

勞 格季言

勞 權平甫

海甯查 光查山

秀水周 閑存伯

烏程汪 曰楨謝城

張 鍾醉樵

蔣維基厚軒

凌 霞子與

歸安李永煦希三

陳 綱者梅

江山劉履芬溲生

寶山印康祚印川

戒殺放生
人壽年豐

震澤吳釗森曉鈺

昭文趙宗建次侯

長洲潘鍾瑞磨生

元和錢綺映江

王炳樸臣

吳縣戈載順卿

貝青喬子木

劉禧延辰孫

石渠梅孫

潘遵祁順之

雷浚甘谿

亢樹滋鐵卿

方外祖觀覺阿

吹網錄提要

前清古吳葉君調生沉酒古籍別有心得反
覆攷覈事隱而得其證思窮而通其指使後
之閱者脫然披解躍然笑舞是編命名之意
段借佛印語曰學者漁獵文字語言正如吹
網欲滿非愚即狂以為好論文字者當頭棒
喝視蔡氏鐵圍山叢談等書有過之無不及
也

吹網錄卷一目錄

曲禮無稷曰明棗句之證

與之庾

虞仲夷逸

顧陳埏四書別解

遷葬嫁殤

史記老子列傳索隱

宋義有後

楚元王子郢客

漢書古今人表

曲逆二字音

沒黯卒年

公孫弦卒年

郭林宗卒年

蜀志馬超傳誤文

吳志丁奉傳脫文

韋昭避諱改名

晉書遺漏人物

王僧達

隋書煬帝放螢事

舊五代史考證語

舊五代史楊凝式傳注證

吹網錄卷一

清 古吳葉廷瑄調生著

曲禮無稷曰明粢句之證

曲禮稷曰明粢。正義載隋秘書監王劭勘晉宋古本立八疑十二證。以為無此句為是。惠氏棟九經古義引周禮太祝注及獻帝宗廟祝嘏詞。蔡氏獨斷僅得其三證。餘莫能詳。孫氏志祖讀書脞錄舉甫田以我齊明。毛傳器實曰齊在器曰盛。鄭箋潔齊豐盛皆不引曲禮。謂又得一證。顧孫氏此條先因朱子集傳謂齊明即明粢倒文。協韻而辨其非。則齊明與明粢固自有別。姚氏鼎惜抱軒筆記亦言稷固在齊盛中。而齊盛不但稷。引說文皿部。齊黍稷在器以祀者為證。然則曲禮即果有此句。毛鄭亦本不當引之。未可援以續惠氏三證也。惟姚氏筆記又引說文禾部。齊稷也。或從次作粢云。此乃稷曰明粢之正字。余以為曲禮若有此句。許叔重於此宜引之。而竟未及焉。此或又可為古本所無之一證耳。

與之庾

論語與之庾。包氏曰。十六斗為庾。近時錢氏坵論語後錄曰。依包注。則庾應是逾。聘

禮記曰。十六斗曰穀。注。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為數者。今文數為逾。數既訖。逾與庾同聲。是包十六斗說之所由來矣。考工記。庾容二穀。注。豆實三而成穀。受斗二升。庾讀如請。益與之庾。斗二升曰穀。庾容二穀。實二斗四升。鄭康成讀考工之庾。與此庾同。是鄭以此為二斗四升之庾矣。庾說文解作翅。是。按此解自是確話。而其端實發自皇侃論語義疏。皇氏之說曰。初請惟得六斗四升。請益而得十六斗。是益多於初。如為不次。政恐益足前釜。以成十六斗也。又曰。包注與賈氏注國語同。而不合周禮。周禮。瓠人職云。豆實三而成穀。鄭云。豆實四升。則穀實一斗二升也。又陶人職云。庾實二穀。如陶瓠二文。則庾二斗四升矣。而包氏注曰。十六斗為庾。即是聘禮之數。聘禮十六斗曰數。不知包賈當別有所出耳。皇氏能發前人未發之疑。而不能自決。故錢說為疏通證明之。於當日事情深合。

虞仲夷逸

論語謂虞仲夷逸一節。漢書地理志。引之師古注曰。虞仲即仲雍也。夷逸言竄於蠻夷而適逸也。隱居而不言。故其身清潔。所廢中於權道。此不以夷逸為人姓名。與集解包氏七人之說不合。然包氏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顏亦以放言為不言。其說又

同。蓋蠻夷遁逸之說。或本前漢人舊解。故班史引之。而顏監注之。但今莫考出自誰氏耳。明監本漢書脫去此注。汲古閣本有之。宋葉大慶考古質疑云。虞仲夷逸二人也。班固以為仲雍竄於蠻夷而遁逸。蓋

嘗其誤以二人為一人。然此出顏注。而大慶指為班語。而議之亦誤。又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有仲雍虞仲一條。亦糾顏監此注以二人為一人也。

顧陳埏四書別解

抱桐讀書眼一帙。款署鎮洋顧陳埏玉停箸。抱桐殆別字也。書凡百餘條。僅見鈔本。皆四書中別解。其精確處。實較集注推勘深細。而於古義有未安處。亦不為調停曲徇之說。擇而存之。以備參考。按陳埏為康熙甲午舉人。後官行人。見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歸愚尚書。謂婁東詩人皆宗仰吳祭酒。玉停獨能自闢町畦。宜其讀書能自具隻眼也。王述庵司寇春融堂集。有顧陳埏傳。謂以薦入湛凝齋修書。議敘得官。精於字學算學樂律。留心著述。教授生徒。質疑問難者滿座。此編必當日錄示及門者。乃詢諸婁東人士。無復知其書名。則其湮沒不傳久矣。

巧言令色鮮矣仁。此巧令正是以言假仁。以色取仁。覺其仁盈於耳目之間。不可勝數。故夫子特斷為鮮。對多而言也。

承順父母。顏色為難。自是正解。蓋父母之志。實見於色。承順顏色者。養志之謂也。

人子能有愉色婉容。或猶未能體察父母顏色。以求其志。未有視聽於形聲之表。承順在志氣之微。而反不能有愉色婉容者也。

臣友之道。皆當以禮自持。數則近於諂讀而不敬。故事君致罪辱。朋友見疏薄。不粘納諫。為義更廣。

井有仁焉。其從之也。蓋言仁者。惟仁是從。設仁在井中。亦須舍生從之。今待救之人在井中。救人之人在井外。從之為仁。不從為不仁。豈非井中之人。即是井中之仁耶。作仁字解殊有味。汪謝城曰。橫曰井。有仁焉。謂仁在井中。亦當從之。最確。今待救之人云云。仍扯人字。則無謂矣。宜削去後半數語。但

云不必改仁。為人字可也。

意必固我者。常人之情。毋意必固我者。賢人之學。并絕去禁止之迹。自然無此四者。則聖人之不可及也。絕四是絕四母。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來與今皆指後生。言其有日進之勢。焉得料其必無好處。反與年而俱退也。橫插入我之今日。雖本

注疏為義殊劣。

雷甘谿浚曰。馬知來者不如今。猶言馬知四十五時不如後生時耳。江鐵君先師奠沙石稿。顧耕石先生蘭修館蒙皆有後生可

畏全章題文皆如此解。

鄉人皆好章。觀好惡我之人。斯知我之好惡不謬。若鄉人皆好。是我必不能惡惡。

也。鄉人皆惡。是我必不能好善也。此解方合問答之意。若作徵驗人品。皆好皆惡。太遠人情。子貢先不應作此問。

其言而過其行。君子恥之。串說何等明了。注作平開。使恥字之義不足。過字之義

不穩。

按錢辛楣宮詹引邢叔明疏義與此同。實本皇侃義。疏取其言之過其行也。特顧氏尚未及知皇說耳。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怨是言己之怨人。不是言人之怨己。與中庸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其理不殊。蓋人不知自反。惟見人之不是。所以不免有怨於人。正己不求者。忠恕之至。故怨竟稱無。躬自厚薄責人者。強恕之始。故怨但曰遠。君子祇自治其心耳。人之怨不怨。未嘗措意。若以避怨而不敢求責於人。成何心術耶。忠告善道。不可則止。乃不肯自辱。非畏人怨也。此處辨心之在內在外。學之為己為人。

道不同。不相不謀。同是善。同是正。而取道既別。則其謀自然不能相為。如伯夷太公。泰伯季歷。各造其域。各行其志。下至里克荀息申胥伍員。一時分投。更不相顧矣。雖小道如農工醫卜。亦復如是。所謂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也。若分善惡邪正。則如水炭之不相入。雖兒童皆知之。而煩大聖人特舉以垂訓乎。

一鄉皆稱愿人是鄉愿二字明白的當注脚。今云鄉者鄙俗之意。又云鄉人之愿者也。將鄉字竟作此人籍貫。然則朝市中無鄉愿耶。不過其人立心務求鄉人皆好之耳。其病不在鄉字。

畜君何尤。畜當作畜養之畜。言愛而奉之也。以臣畜君嫌於諂。故曰何尤。好生於善。推本君德則尤正。故孟子以好君釋之。景公方以欲比先王為美。而晏子進以先王之觀為逢迎其美。焉得於詩中有止君之欲一層。試將本文玩味。能著眼在

吾欲觀何修。可比善哉。問惟君所行。景公說君臣相說諸字。則畜字之義自明。王

城曰畜訓養不訓止。極是。錢竹汀亦有此論。至此句畜字竹汀謂古人由聲得義。此以好釋畜。畜即是好。較顧說尤直截了當也。又曰余嘗論此章今也不然。節亦屬夏諺。此蓋夏之衰朝。陳古諷今之語。為諸侯憂。即為諸侯度之。諸侯朱子襲趙注殊難通。况此節乃韻語。若晏子自作韻語。而又自釋流連荒亡之義。是豈對君

之體耶。惟流連荒亡亦夏諺。故釋其義也。以今為晏子時。自不得不以諸侯為附庸之國。縣邑之長近人頗有疑之者。而終不得其解。豈知其誤先由誤解今字乎。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正釋夏諺。陳古刺今之意。惟君所行也。句專指好一邊說。謂君能行先王之道。斯可比先王之觀也。若云仁者惟君所行。是豈好君之謂哉。少時有此論。質之於師。師輒戒以舊注不可妄議。未敢筆之於書。終耿耿不忘於心。因論畜君而附及之。未知亦可備一說否。

亦運而已矣。運旋也。齊來伐燕。將謂另換一番世界。乃燕是水。齊旋過來仍是水。燕是火。齊旋過來仍是火。燕既換了齊。旋即過來却仍是燕也。亦字而已矣。字神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子邱明恐弟子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春秋所貶損當世君臣有成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不宣所以免於時難也孟堅立論如此於古聖賢所述作尚不免以常人之心度之雷甘谿浚曰後漢書蔡邕傳註引班固集云司馬遷著書也其自為漢史肯顯然等次今人著之於表乎不肯顯然貶損當世矣其於當世君臣必又有不欲竟不言之處故創為此表以示勸戒教所謂歸乎顯善昭惡勸戒後人也不及今人而題曰古今人表蓋借古人以鏡今人等次古人而今人在其中矣此班氏之深意也因疑此表實孟堅平時纂集欲別著一書而未成者故於漢書體例全無闕涉後其妹續史時乃取以僂入漢書中強符八表之數而不計其於史裁不合也曾以此論質之亡友寶山印印川康祚印川曰孔子作春秋尚有罪我之言孟堅自視於孔子何如乃於千百年之聖賢帝王奮筆肆為進退是亦不可以已乎著一書而命意已荒體裁之不合猶其小焉者矣此論尤為能攻其要

曲逆二字音

陳平封曲逆侯學者讀曲逆作去遇宋景文嘗疑之吳曾能改齊漫錄引孔經父

語云漢書無音文選陸士衡高祖功臣頌注曲區句反逆音遇按李善注無此六當是五臣注今漫錄排

印本作區遇反似因下文遇字相涉而誤茲依通鑑注引選注劉辰孫禧延曰區遇亦去字音與區句同考古質疑辨之謂漢書地理

志中山國曲逆縣。王莽時改曰順平。張晏注云。濡原注乃官切水至城北。曲而西流。故曰

曲逆。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就是而觀。曲逆二字。當如本字。不當借音。劉辰孫曰。古地名。請異音。

者。不一而足。皆涉當時方音相沿。實則仍如本字。非如他文。因別訓而異音也。考古質疑。以為不當借音。猶未明確。其後胡三省注通鑑。亦以

選注為非。又述顏之推語曰。俗儒讀曲逆為去遇。最無謂。足知隋以前。已有去遇之

音。不始於五臣之注選矣。然余考顧氏炎武編古音為十部。嘗言入為閉聲。同時李

氏因篤撰古今韻考本。其說編入聲俱轉去聲。如入聲彙錄第二部。三燭中曲字。二

十陌中逆字。轉去聲則入御遇韻。蓋北音無入。五經左國。盡出北人。如費無極極字。

史記及吳越春秋。俱作忌。鄭食其。審食其。趙食其。漢書顏注。皆音異基。此亦一證。雷

谿浚曰。張平子東京賦。德厲天覆。輝烈光燭。狹三王之趨。起軼五帝之長驅。踵三皇

之遐武。誰謂駕遲而不能屈。燭屬與驅韻。詩小戎。章續。毅玉屋。曲與驅弄韻。此見於

古人有韻之文者。又一證也。轉去聲入御遇轉平聲入魚虞矣。是曲逆二字之當作去聲。已有確據。知其義。自應如本

字解。其音則文選所注。正協北音。未可執為當如本字。顏黃門及葉胡二家。皆拘於

曲逆字義。而未暇講及轉聲也。至吾家族祖涵峯樹藩。校刻文選。有所引按語。述同

馬彪郡國志。載章帝更名蒲陰事。亦謂曲逆當依本字讀。又先引漢書曹參傳。顏注

曲音邱羽反。逆音顛。謂文選遂讀曲為區句反。誤顛為遇。據余蕭客文選音義。此條為何義門說。余按

曹參傳。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注云。曲音邱羽反。遇音顛。曲遇乃河南中牟縣聚名。與曲逆為中山蒲陰縣本名者判然。兩地考之。郡國志自見。史記高祖本紀。曹參世家。正文及注亦具載分明。涵峰所引。誤認曲遇即曲逆。乃臆改顏注。遇字作逆。因而不復辨曲字之作邱羽反者。由地名既異。字音自亦各殊。翻以此議。選注之訛。何舛耶。倘學者習焉不察。必將有改曹參傳中曲遇作曲逆者。貽誤滋甚矣。故附記於此。

汲黯卒年

史記汲黯列傳。黯居淮陽七歲而卒。徐廣曰。元鼎五年。漢書本傳。則作十歲而卒。通鑑元狩三年。汲黯進言考異於免右內史為淮陽太守。參用漢書武紀百官表及本傳。其卒年則與史記合。然正文於元狩五年。書黯拜淮陽太守事。終言之曰十歲而卒。仍同漢書本傳。與考異不合。竊謂漢書於黯言渾邪王事後。所敘事跡。其節次悉依史記。則七歲之文。豈必獨改。因疑傳文十歲。即是七歲。傳寫之訛。不然。昆邪即渾邪王之降。紀在元狩二年。右內史之免表。在元狩三年。若歸隱田園數年以後。尚有淮陽十歲。則徐野民作史記音義。何以遽定黯卒在元鼎五年耶。惟昔人論黯。每有十

年不召之說。如王應麟通鑑答問辨樂書神馬歌事。先云黯卒於元封四年。又云太初四年。大宛獲馬。黯卒已六年。以深寧之淹博。而亦從漢書作十歲。則其說相沿已久。可知矣。

公孫弘卒年

錢氏大昕疑年錄。於前漢無一人。吳氏修輯續錄補之。亦祇得三人。揚州劉書之阮達公室四史疑年錄始廣之。得數倍。余偶檢錢氏三史拾遺辨漢書公孫弘本傳年八十之誤。謂建元元年平津年六十。以賢良徵至。元狩二年。整二十歲。則卒時實年七十有九。疑年錄無弘殆偶忘之。抑三史拾遺誠在後歟。王氏鳴盛十七史商榷劉氏四史疑年錄弘年皆仍漢書至平津之始舉賢良。在建元元年。再舉則在元光元年。本傳以為元光五年者。誤。武帝紀言元光元年。復詔舉賢良。董仲舒公孫弘於是出焉。實則仲舒之舉。自在建元元年。而弘之再舉。乃在是年。帝紀謂仲舒與弘是年同出。亦不免小誤。王楙野客叢書辨之甚詳。附記其畧於此。

郭林宗卒年

郭林宗卒年。其說不一。今世所傳樞本郭有道碑文云。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

月乙亥卒。蔡中郎集內此碑云。年四十有三。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水經注載此碑。則云年四十有三。以建寧四年正月乙亥卒。三處互異。後漢書本傳。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為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慟。明年春卒於家。時年四十二。此與石刻碑本合。翁氏方綱兩漢金石記。謂陳竇之死。在靈帝建寧元年九月。史不誤也。然則林宗當生於順帝永建三年戊辰。至建寧二年。年四十二。惟是年正月甲辰朔。二月癸酉朔。乙亥丁亥二日。正月皆無之。若依水經注作四年。則其正月廿六日是丁亥。然於史又不合。是則所當闕疑者。翁氏之說如此。余按袁宏後漢紀。獨於建寧二年九月以後。書黨人之禍。秦私為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蓋元年雖有陳竇之事。李杜諸賢尚在。國猶可為。至是而三君八雋。顧厨。一網打盡。更無可望。於是哀痛迫切。而為此哭。而為此言。於時勢較為切合。故通鑑亦從其說。范書雖本之謝承後漢書。而袁彥伯究在蔚宗之前。疑其別有依據也。林宗此慟。既以在建寧二年九月為合。則卒於二年春之說不的。證以水經注所引碑文年月日。又分明可考。是林宗實生於永建四年己巳。至建寧四年辛亥正月而卒。年四十有三。似不當舍此而更泥范書本傳矣。

蜀志馬超傳誤文

傳稱以超為平西將軍督臨沮。因為前都亭侯。錢氏考異謂前字疑衍。先主傳亦稱都亭侯。余按超在建安中。已以偏將軍封都亭侯。即見本傳。此處史語疑本作因前為都亭侯。因前者仍舊之謂。而刻本誤倒前為二字作為前耳。若去前字。則因字亦無意。考異以前字屬都亭侯讀。作為前後左右之前。故有此辨。而以為衍文。其實非衍也。

吳志丁奉傳脫文

吳志丁奉傳云。太平二年。魏大圍之。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為先登。屯於黎漿。力戰有功。拜左將軍。孫氏讀書脞錄。據文選辨亡論。李善註引吳志曰。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為先登。黎斐力戰有功。拜左將軍。謂志文魏大圍之。應作魏人圍之。而向上尚脫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九字。惟黎斐力戰有功。恐仍是屯於黎漿之誤。蓋以力戰有功拜左將軍者。是奉非斐耳。同時錢氏者。諸史拾遺。乃據元時本三國志。作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來降。魏人圍之。辨今本魏大之下。實脫十二字。於是此句闕論。始復得全。至屯於黎漿一語。王

氏鳴盛十七史商榷云。此作史者因黎斐無傳。故於丁奉傳中帶敘黎斐事。俗刻誤行屯於二字。又誤斐為漿。遂以黎漿為地名。而力戰有功拜左將軍者。似皆為奉事矣。豈知上文奉先為偏將軍。冠軍將軍。滅寇將軍。封都亭侯。又為虎威將軍。封安豐侯。何待此時拜左將軍乎。王氏此說誠足破孫氏之疑。然余按孫綝傳云。綝復遣異率將軍丁奉黎斐等五萬人攻魏。留輜重於都陸。異屯黎漿。通鑑載此事。即用綝傳文。胡注云。據晉紀。都陸在黎漿南。又引水經注云。芍陂瀆水。東注黎漿水。按水經注原文無此水字。但作黎漿二字。與下水字貫。水東經黎漿亭南。又東注肥水。謂之黎漿水口。然則黎漿實有此地名。特是時屯於其地者為朱異。竊謂丁奉傳此語。當亦是夾敘朱異屯於黎漿以下。乃敘及黎斐力戰事。今上下皆有脫文。致此語遂成鶻突。王氏但據選註奉為先登之下。即接黎斐力戰有功。故指屯於二字為衍文。漿字為斐訛。實則辨亡論此處本但云丁奉離斐以武毅稱。離黎通孫皓傳注。引此論作而不及朱異。是以注引吳鍾離斐是俗本因離字誤加。志。此傳亦祇取敘奉斐二人戰績處。其餘多所刪節。安知原文敘朱異屯於黎漿一語。不正在所刪之內。未可反援此以駁史文為誤也。

韋昭避諱改名

吳志韋曜傳。注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錢氏考異云。三國志於晉諸帝諱。多不避。如后妃傳不本淑懿。高堂隆傳留其淑懿。以至太師軍師昭烈昭獻昭文昭德之類。不勝枚舉。蜀後主□改元炎興。亦未迴避。此韋曜之名。註家以為避晉諱。考書中段昭董昭胡昭公孫昭張昭周昭輩。皆未追改。何獨於曜避之。疑宏嗣本有二名也。余按魏志文帝紀。黃初元年。京都有事於太廟。錢氏謂晉史臣避景帝諱。稱京師為京都。或曰京邑。今檢本書。凡應書京師處。所諱皆合。觀此則三國志於晉諱。又未嘗不避矣。考異此條。與辨韋昭名一條。其說前後不符。偶失檢點。竊謂宏嗣二名。恐未必然。若果二名。裴松之年代相隔。容有未知。陳壽則近在同時。諒無不曉。作傳豈有不為舉明者。且宏嗣為字。與昭字之義相協。故避諱改名之說。自非無因。蓋三國志於晉諸帝諱。或避或不避。其體例本未能畫一耳。

晉書遺漏人物

晉史有十八家。自貞觀詔修晉書。於諸家舊史。多所刪棄。各本因而盡廢。其見於晉以後人載籍。及唐宋纂輯之書。徵引遺文。尚可搜尋千百之一。頗有列傳應載。而竟歸遺漏者。略舉所見。如懷帝梁后。見太平御覽后妃部。引臧榮緒晉書云。后諱蘭璧。

安定人也。祖桓。鴻。季儀。同三司。漢誤父芬。司徒。后初為豫章王妃。懷帝即位為皇后。

永嘉中沒胡賊。按今晉書懷帝紀。光熙元年。有立妃梁氏為皇后之文。而后妃傳失

載。馬敦見文選。潘岳馬汧督誄。註引臧榮緒晉書云。汧督馬敦。立功孤城。為州司所

枉。死於囹圄。又引王隱晉書贈馬敦詔曰。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而忠義

傳亦無之。劉遺民曹續見劉知幾史通雜說上。史記篇原注云。皆於檀氏春秋有傳。

至於今晉書則了無其名。按續晉陽秋二十卷。宋永嘉太守檀道鸞撰。劉氏所稱檀

氏春秋。當即指此曹續事跡。今畧無可考。遺民名程之。字仲師。遺民號也。嘗為柴桑

令。陶集中和劉柴桑詩。即此人。見郎瑛七修類稿。引碧湖雜記。然劉孝標註世說新語

引中興書云。劉麟之一字遺民。麟之今晉書有傳。史通所指。必別是一人。或麟之因

與程之字同。故改字子驥。未可知。如以上數人。唐臣修晉史。皆缺焉。莫載。漏略之誚。

誠有難辭矣。至近儒邵氏晉函。南江文鈔中。諸史提要。是在四庫館時所撰。稿本

晉書提要。嘗舉王隱晉書所載郭琦事。謂琦蓋始終亮節之士。晉書削而不載。何以

扶植風教。賴有太平御覽。采王氏書以存之云云。余按今本晉書隱逸傳內。實有郭

琦專傳。所敘尚書郭彰。憎琦不附己。因武帝問琦對以不識。及琦拒趙王倫命二事。

與御覽所采王隱書無異。唐人即應采自王書。邵氏詆其不載誤矣。

王僧達

亡友朱條生綸所著讀書隨筆。有辨南史王宏王僧達二傳歧誤一條云。宏傳。宏卒。子錫嗣。錫卒。子僧亮嗣。僧亮弟僧行。僧行弟僧達。據此則僧達是宏之孫。乃僧達傳云。文帝欲以僧達為秦郡吏部郎。庾仲文曰。王宏子既不宜作秦郡。僧達亦不堪。人乃止。後又云。僧達自負才地。嘗答詔曰。亡父亡祖。司徒謂王珣。宏之父。司空即指宏。如此則又是宏之子。考之宋書宏傳。則云子錫嗣。卒。官子僧亮嗣。後云宏少子僧達。別有傳。蓋六朝人不嫌叔姪同輩行。故今後人致誤。然南北史於世系極詳。合一家為一傳。不應又舛謬若此。余按宋書僧達傳。第一行已言太保宏子。兄錫云云。此與宏傳少子僧達。別有傳一語相應。是宋書二傳。較南史為明晰矣。

隋書煬帝放螢事

煬帝放螢。艷傳人口。千數百年。謂在幸江都時事。無異辭。見之歌詠。編入志乘。揚州遂有螢苑故跡。而不知此實出於附會也。按隋書帝紀。大業十一年冬十月壬戌。上至於東都。十二年五月壬午。紀書五月景戌朔。則是月不得有壬午。惟是年閏五月。宜有壬午日。史誤書耳。上於景華宮徵

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遍巖谷。秋七月甲子。幸江都宮。通鑑亦據此而書。則放螢是在東都時。明甚。乃侈談揚州古跡者。甚且即援景華宮事為根據。而舉世不復知有東都放螢事久矣。余謂揚州螢苑之說。唐初詩文中未見。疑自杜牧秋風放螢苑。春草門雞臺之句。為之濫觴。李商隱隋宮詩。所謂欲取蕪城作帝家。於今腐草無螢火者。亦推波助瀾之作。其後唐彥謙詠螢。又有日下蕪城莽蒼中。及夜雨隋家舊苑空之語。沿及五季宋初。眾口一辭。螢苑遂為揚州故實。然究不知其誤所由昉。或以通鑑考異。於放螢事下。引貞觀政要。上謂侍臣曰。隋煬帝幸甘泉宮。怪無螢火云云。而揚州舊有甘泉山。今甘泉縣以此名。疑此宮因近甘泉山而名。似太宗所云。即指揚州而言。是說殊不根。隋書地理志。江都郡江陽縣有江都宮。又有揚子宮。即臨江宮。別無甘泉宮之名。惟京兆郡鄠縣有甘泉宮。鄠縣即今陝西西安府鄠縣地。宋敏求長安志。隋甘泉宮在縣西南二十二里。對甘泉谷。與秦漢之甘泉宮闕。輔記所云。在今池陽縣西甘泉山者。各不相涉。煬帝或亦曾臨幸。太宗當日因在長安語侍臣。故漫指其近地甘泉宮言之。猶之以數斛而誤為五百舉。即貞觀政要所言。若以為指揚州而言。則非也。況唐人之詩亦初不本此。大約因煬帝在江都治遊日久。遺跡頗多。孰聞放螢事。意謂當在此地。相率成吟。不復深考。詩人之語。文不害意。固無事苛

求。但後世竟援隋書景華宮事。證成江都實跡。則殊覺疏於考史耳。

舊五代史考證語

新纂薛居正五代史。晉高祖紀。天福二年春正月甲寅朔乙卯。日有蝕之。四庫全書考證云。五代春秋作正月乙卯朔日食。據通鑑考異。引十國紀年。蜀人亦以乙卯為朔。蓋晉人避正朔日食。故改甲寅朔耳。洪亮吉北江集邵學士家傳云。薛居正五代史。君一手勘定。則此是邵晉涵語。今通鑑考異。則作晉人避三朝日食。考漢書五行志。惠帝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谷永以為歲首正月朔日。是為三朝。谷延傳則於元延元年上書。言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師古曰。歲月日三者之始。故云三朝。余又考永詠。實本之尚書大傳。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鄭氏註云。自正月盡四月。為歲之朝。上旬為月之朝。平旦至食時為日之朝。然則通鑑考異所云三朝日食。正用谷永語。薛史考證改作正朔。文雖顯而不典矣。

舊五代史楊凝式傳注證

楊凝式為五代聞人。生平最著者。諫父涉為押寶使事。乃歐公撰史。不為立傳。但附其父傳末。祇三十餘字。且誤以涉父嚴之兄。收為涉之祖。疏畧已甚。薛史在乾隆中。

館臣從永樂大典纂出。所存傳文尚四百餘言。然亦無諫父押寶事。通鑑雖紀及

凝式。而考異所舉。歷任年月亦不詳。未足考其生平出處。且不取五代史補之言。謂

非梁初佯狂。亦未確。今就薛史傳文詳載始末。兼取宋人張世南游宦紀聞所錄凝

式年譜家譜。分注於下。用資考證。傳曰。楊凝式。家譜字景度華陰人也。父涉。唐末梁初。再

登台席。罷相。守左僕射卒。凝式體雖叢眇。而精神穎悟。富有文藻。大為時輩所推。唐

昭宗朝。登進士第。解褐授度支巡官。再遷秘書郎。直史館。年譜唐天祐四年丁卯。朱全忠襲唐。凝式諫。父涉宜

辭押寶使。自此遂陽狂。時年三十五。張世南云。五代史補言。梁開平中。為殿中侍御

時年方弱冠。誤則年譜亦言梁初。即陽狂。更較史補為可據。梁開平中。為殿中侍御

史禮部員外郎。三川守齊王張宗奭見而嘉之。請以本官充留守巡官。家譜去從西

為留守巡官。宗奭相唐。光裔相南漢。此傳當作光逢。舊史家譜俱誤。素

重其才。奏為集賢殿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唐問光初。授比部郎中。知制誥。尋以心

疾罷去。家譜無此句。改給事中。史館修撰。判館事。明宗即位。拜中書舍人。復以心疾不朝

而罷。長興中。厯右常侍。工部二侍郎。以舊恙免。家譜無復以心疾不朝而罷句。下

疾免。改秘書監。清泰初。遷兵部侍郎。唐末帝按兵於棗。懷凝式在扈從之列。頗以心

恙。喧譁於軍。此。末帝以其才名。優容之。詔遣歸洛。家譜無此一段。僅晉天福初。家譜

福改太子賓客。年譜天福六年辛丑六月有天宮尋以禮部尚書致仕。開居伊洛之間。恣其狂逸。多所干忤。自居守以降。成以俊才耆德。莫之責也。家譜不敘。開晉開運

中。宰相桑維翰知其絕俸。艱於家食。奏除太子少保。分司於洛。家譜但云宰相桑維翰表起為太子少保。

分司年譜開運二年乙巳五月於天宮寺題壁論漢乾祐中。歷少傅少師。年譜開運

維摩經等語八月再題太子少保時年七十三。漢乾祐中。歷少傅少師。年譜開運

二月並七月有奇。惠才大師左郎中詩三首。稱會同。丁未歲會同即契丹入晉改元之號也。時年七十五。稱太子少傅。周廣順三年癸丑。於長壽寺華嚴東壁題名。時年

八十一。後又題院似禪心靜等二詩。稱太子少師。亦應是此年真跡。是晉末契丹時。已官少傅。非漢乾祐中也。太祖總兵凝式候於軍門。且

以年老不任戎事。上訴。太祖特為奏免之。家譜無太祖總兵廣順中。表求致政。尋以右

僕射得請。家譜云。再請老。以顯德初。改左僕射。又改太子太保。並懸車。家譜無此三字。元年

冬。卒於洛陽。年八十五。家譜卒年八十二。年譜唐咸通十四年癸巳。凝式生。故題識多自稱癸巳人。計至周顯德元年甲寅。正八十二。舊史誤。

詔贈太子太傅。胡心耘。玘曰。五代史謂凝式終太子太保。東觀餘論云。凝式長於歌

詩。善於筆札。洛川寺觀藍墻粉壁之上。題紀殆遍。時人以其縱誕。有風子之號焉。以上

薛史傳文。五代史補。則謂梁初伴狂。即有風子之號。夷考凝式生平。以唐室世家子弟。仕歷五代。其始之諫父

押寶。蓋不過欲借高論以取名。初非發於中有定守。故一聞父語。即懼禍伴狂。迨意

氣既摧。旋亦屈身梁室。其後屢託心疾。諒亦有所趨避而然。而又不能絕意簪珥。潔

身高踰。乃復時免時起。直至衰髦垂盡而後已。其風節較之司空表聖韓致光不逮
遠甚。游宦紀聞載其傳贊云。智足全生。吏隱如愚。庶幾近之。竟許以節義風烈。則未
免溢美矣。又凝式以工書見稱。世南乃與顏魯公並推。亦為過當也。洪邁容齋三筆
稱凝式病其父

失節。託於心疾。歷五代十二君。佯狂不仕。許之為賢。蓋
未見其年譜家譜。而云然。然薛史傳文不應亦未見也。

吹網錄卷一終

吹網錄卷二目錄

通鑑書張釋名從史記最先見者

閉城門大搜揚雄待詔二事芟正文留攷異

五鳳二年幸甘泉字誤

刁子都姓異文

溫序為校尉

中元元年改元四字號

賜桓榮爵關內侯

骨都侯喜殺南單于安國

閻襲趙世之名

中山穆王無子國除誤從帝紀

六年冬無正文而立考異

張角置三十六方

六年閏月

劉道龍攷異標題誤文

廣陽王深名誤從唐諱

溫公所據梁書魏書有別本

突厥子弟謂之特勒當作勤

李渾事正文與目錄年代不符

韋津誤書死

令狐行達于洪建

郝靈荃名異文

盧鴻之名下無一字

立忠王璵為太子

令狐綯自湖州入知制誥年月

李克用子落落廷鸞無攷

瞿章名考異誤改

李存進為天雄軍都巡按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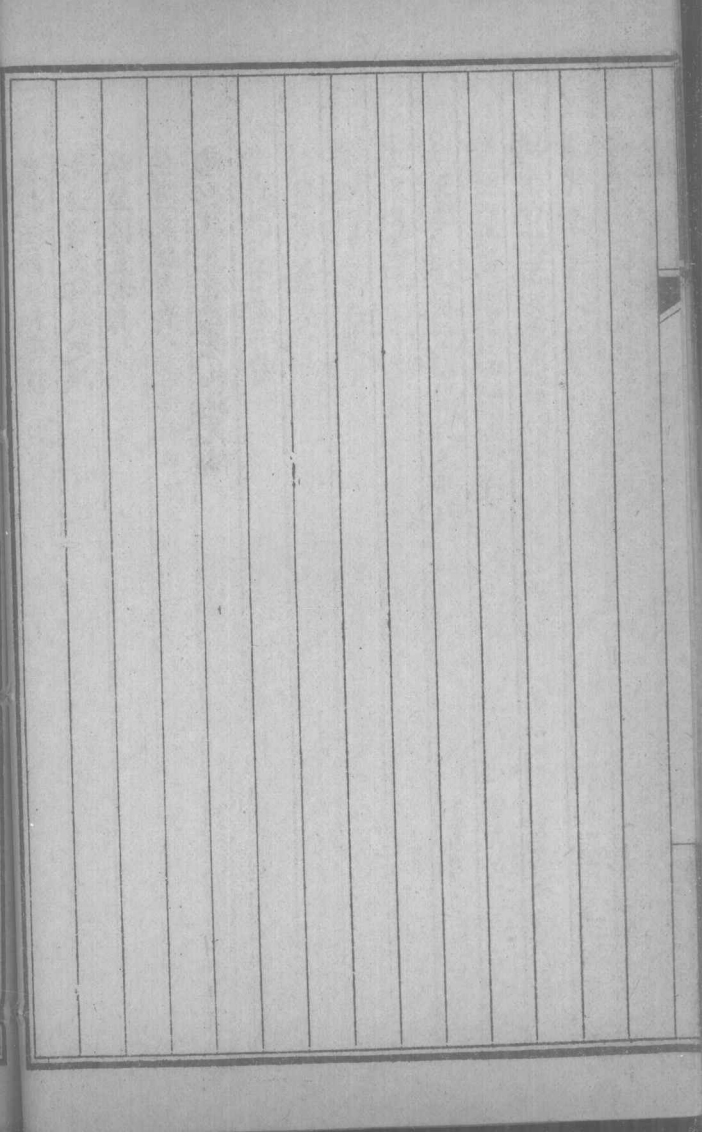
吳越王鏐改元應補

胡注望文生義之誤

胡注移置考異

胡注失收考異

附存勞季言通鑑札記七條



清 古吳葉廷琯調生著

通鑑書張釋名從史記最先見者

此卷皆論通鑑祇標明第一條以下從省

漢紀惠帝三年。令大謁者張釋報書。攷異曰。史記文帝本紀。惠景閒侯者表。漢書匈奴傳。皆作澤。史記呂后本紀中。大謁者張釋。漢書紀作釋卿。恩澤侯表周勃傳。皆云張釋。顏師古曰。荆燕吳傳云張澤。今從史記呂后本紀。漢書恩澤侯表周勃傳。按明監本及汲古閣本。漢書荆燕吳傳。皆作張卿。與攷異所引顏注不合。而監本張卿下。又引宋景文校本云。南本浙本。並作張澤卿。或作釋卿。宋祁曰。顏注曰。荆燕吳傳云張澤。然則此宜作澤卿矣。但釋澤二字。不知何從。後云。今卿最幸。疑卿是字。釋其名也。據此。則此傳。或作張卿。或作澤卿。或作釋卿。或但作澤。宋以前各本不同。惟攷異所引顏注作擇者。未審又出何本。監本周勃傳顏注。則亦作擇。攷古澤。或作擇。見曲禮共飯不澤手。注澤又與釋通。詩其耕澤澤。陸德明釋文音釋。史記孝武紀先振兵澤旅。徐廣曰。古釋字作澤。然則史文釋澤擇三字。文雖異。而實同一字耳。通鑑書張釋。意以釋之名在史記呂后本紀。為最先見。故從之。宋景文名釋字卿之說。亦此意也。

閉城門大搜揚雄待詔二事芟正文留考異

通鑑書成之後。溫公有將正文復行裁芟。而偶留攷異未去者。單行本攷異。有漢孝武天漢元年七月。閉城門大搜一條。此事今不見於通鑑。胡氏注但於是年濟南太守王卿為御史大夫。下附記攷異曰。七月閉城門大搜云云。是必通鑑先曾載此事。故有此條攷異。後或以其後征和元年冬。別紀以巫蠱大搜閉城門索事。嫌於牽混。故芟去此處正文。而攷異獨存。胡氏以攷異散入注中時。此條遂無所麗。因附記於此耳。若以為刻本誤將正文七字竄入注中。則其上仍有攷異曰三字。是七字之為攷異標題。而非通鑑正文可知。即此事而觀正文之曾經芟汰。又可知矣。

考異又有漢元延元年。揚雄待詔一條云。雄傳云。車騎將軍王音。存雄待詔。按雄自序。上方郊祀甘泉泰畤。召雄待詔。奏甘泉賦。其十二月。奏羽獵賦。事在今年。時王音卒已久。蓋王根也。胡旦遂誤以為曲陽侯云。胡氏注。辨攷異。曲陽侯即王根。王音封安陽侯。此考異。訛由傳寫。通鑑正文固

不說也。按通鑑是年不載此事。胡氏注於元延元年。王根為大司馬。考異下附記云。今

按攷異又有揚雄待詔一條云云。是胡氏作注時。已不見通鑑有此事。觀通鑑於元延三年。鋪叙胡人校獵事。即用雄自序中語。而絕不言及雄之獻賦。至天鳳五年。雄

卒時。但追叙云。初成帝之事。雄為郎。給事黃門。然則王根荐雄持詔一節。溫公初成長編。或載之。故攷異有此條。後以雄之召用。無關治亂。及通鑑定稿。乃芟去其事。偶留此攷異未芟。胡氏附記於王根為大司馬之下。亦因此條散入注中。無可系屬耳。至雄召用之由。孫氏讀書勝錄引雄答劉歆書曰。雄先作縣郎。銘。王俾頌階闈。銘。及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揚莊者。為郎。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見。雄之自述者如此。李善取以注文。選蓋庶幾得實矣。孫氏此說。與雄自序。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一語正合。始知荐雄者。不特非王音。且亦非王根也。然莊乃小臣。但能誦之帝前。根則執政。既已奇而召為門下史。遂荐之於帝。同時並行。固無不可。惟雄之自述。一則曰客。再則曰揚莊。於王氏之推轂。絕口不言。豈自以進由權貴。故諱莫如深耶。

五鳳二年幸甘泉字誤

漢紀五鳳二年正月。幸甘泉。郊泰時。顧氏炎武日知錄云。漢書宣帝紀。五鳳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時。通鑑改之曰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時。攷異引宣紀。三月行幸甘泉。而宣紀本無此文。不知溫公何所據。按攷異謂漢制。常以正月郊祀。荀悅作紀

時本猶未誤。是温公於此事。但依荀悅漢紀改三月作正月。至於幸雍祠五時之文。非獨漢書宣紀所載甚明。郊祀志亦歷歷可攷。即荀紀亦與班書相合。通鑑於五鳳元年三年。既皆依漢書。豈於二年幸雍之祀。獨欲改撰。致茲複謬乎。且既以荀紀正月為是而從之。乃於正月之下。竟不辨所繫為何事。而臆改其文。亦決無是理。况稽古錄亦書五鳳二春。上幸雍。公於稽古錄既同。宣紀豈有於通鑑獨改之理乎。嘗細思之。此條幸甘泉之誤。蓋即因從荀紀改三月為正月。而當時傳寫長編者。遂承元年正月。上幸甘泉郊泰時之誤。而誤書。温公偶疏於勘正。致攷異及通鑑正文。無不因此而同誤矣。又文獻通攷載李燾跋荀悅漢紀謂通鑑書五鳳郊泰時之月。舍班而從荀。蓋以悅修紀時。班書猶未舛謬。按此即指五鳳二年事。但仁甫言其月之舍班從荀。則甚是。乃上亦系以郊泰時。則可證此條通鑑正文。及攷異仁甫所見之本。已訛。當日列銜奉旨校定諸公。殆亦虛應故事。無所是正。且自宋以來。如李仁甫馬貴與輩。皆習焉不察。傳之著述。直至亭林而始發此疑也。惟攷異又引楊惲傳曰。行必不至河東矣。謂時亦幸河東祠后土。而史脫之。攷通鑑依宣紀書惲於五鳳二年冬。免不應二年久。再有幸河東之舉。而帝紀與郊祀志皆闕而不載。則不至河東一

語憚蓋為怨詛之詞。即指五鳳三年三月事預言之。攷異以為史有脫文亦未核。昔顧文學千里為胡中丞。校刊元本。通鑑嘗言史家此書空前絕後。然有三誤。其一謂溫公就長編筆削不復一一對勘元文。遂或失於檢照。正如此條誤書行幸甘泉與漢書違謬之類是也。餘二端則謂注文之舛與刻本之錯。因勸中丞各纂一書。博擇衆說。且下已意。以卒嘉惠之盛舉。中丞通鑑後序亦自言之。而迄未果。殊可惜云。

刁子都姓異文

考異單行本。更始二年。刁子都云。范書作力子都。同編修劉放曰。力當作刁。音彫。惠氏棟後漢書補注曰。前書亦作力。惟袁紀通鑑作刁。孫愐曰。力姓。黃帝佐力牧之後。按今元刻通鑑亦作力。與單行本攷異不同。注未舉明。建武二年正月。又作刁子都。而汲古閣本范書任光傳。則又作刁。與攷異所据本異。二書彼此互舛。當由後人點竄溷淆。以致刻本誤寫也。

溫序為校尉

考異曰。按序傳及袁紀。稱序為護羌校尉。檢西羌傳。九年方置此官。牛邯為之。邯卒職省。則序無緣作護羌。今但云校尉。按惠氏後漢書補注云。搜神記作護軍校尉。据

此則序傳與袁紀美字疑皆傳寫之訛。

中元元年改元四字號

續漢祭祀志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而通鑑從袁紀及范書帝紀但作中元。按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謂光武中元一號當稱建武中元。惠氏後漢書補注云沈約撰符瑞志亦言建武中元元年。知象漢書所載不同於范宋公序紀年通譜。

通鑑注作紀元謂帝紀作中元為脫誤意刪亦是惜其謂紀志俱出范氏似不知續

漢志為司馬彪所撰又未引東夷倭國傳文建武中元二年未免疏於攷訂耳則建

武中元自是用四字紀元洪适隸釋謂以初位初元冠於新號如文景中元後元之

類說頗含混中元後元非年號與此不倫東漢碑版凡改元以後所立者甚夥從未

見既書新號更冠以即位初元豈洪氏所見之尊榘閣碑乃獨創此例乎胡身之又

為調停之說謂溫公非不取宋說特取簡易則通鑑於中大同中大通天冊萬歲萬

歲通天等號皆不從簡易何獨於此省去建武二字亦強為之辭也錢映江綺曰漢

平二年六月待詔夏賀良言漢歷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乃詔改是年為太初

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八月詔除之年號用四字實始於此而後漢書光

武紀論中述此事但云改號太初首悅漢紀亦同通鑑綱目因之皆無元將二字不

知何故又按孫奕示兒編引年歷辨誤亦作太初元將惟奕云本紀但稱太初則知

今本漢書元將字
已為後人校補

賜桓榮爵關內侯

漢紀永平二年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詔賜榮爵關內侯。攷異謂帝紀載詔文上言李躬而下獨封榮似脫。按榮以舊學之恩故獨賜爵邑。躬僅為三老。本不在賜爵之列。非脫也。下文賜祿以三老五更並舉則躬受賜與榮均。榮傳與袁紀之不及李躬。惠氏以為省文。甚是。東觀漢記云三老常山李躬。年耆學明。以二千石祿養終身。此即明帝詔文。爵宗所本。益知躬之本末。賜爵而范紀非脫矣。

骨都侯喜殺南單于安國

後漢書和帝紀永元五年南單于安國叛。骨都侯喜斬之。南匈奴傳作六年。通鑑從傳考異以帝紀為誤。惠氏後漢書補注乃謂據南單于傳亦屬五年。通鑑誤。按南匈奴傳叙殺安國事前已書六年春。皇甫稜免。朱徽行度遼將軍。下叙中郎將杜崇與徽上言安國欲殺左賢王師子等起兵。帝從公卿意。令崇徽發兵責問。因追至五原。安國舅骨都侯喜為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國。立師子為亭獨尸。逐侯鞮單于。是此事實在永元六年。通鑑本不誤。惠氏因見史文下有師子永元六年立云云。誤謂至

此始入六年。遂以殺安國事在前。屬之五年。翻謂通鑑為誤。疏矣。惠氏此處實失檢。余恐後人信其說。竟以通鑑為誤。故辨之。至帝紀之載在五年者。蓋安國雖誅於六年。而其欲殺師子而叛。必發謀於五年。故六年春杜崇朱徽即以其事言於朝。帝紀是叙其始謀及終事言之。傳則但記其被殺之年耳。

閻磬趙世之名

永元二年。副校尉閻磬。攷異云。西域傳作閻檄。今從帝紀。胡注謂閻檄即前戰於稽落山。恐當作盤。蓋竇憲傳西域傳。本皆作閻盤也。然惠氏曰磬。蓋磬之訛。則盤亦未是。按汲古閣本。正作磬。又永元九年。越騎校尉趙世。攷異云。西羌傳作趙代。今從帝紀。按世當是本名。西羌傳作代。蓋章懷作注時。避太宗諱。改之。帝紀作世。或章懷漏改。或唐以後人改。回攷異。似以為一人二名。而辨之。錢氏攷異云。趙喜傳亦作代。

中山穆王無子國除誤從帝紀

漢紀靈帝熹平三年三月。中山穆王暢薨。無子國除。攷異云。本傳子節王稚嗣。無子國除。與帝紀異。未知孰是。又不知稚薨在何年。今且從帝紀。竊謂本傳既言暢有子襲封。且有名有諡。至其子無子。而後國除。則暢薨之後。遺息猶存。舊封不改。帝紀未

載容有佚文。通鑑安得因不知推費之年。舍本傳而從帝紀。遽定為無子國除乎。似應仍從本傳。作暢薨。子節王推嗣。後費無子國除。終其事言之。庶幾得實。蓋紀傳雖有違異。尚可參攷。而明通鑑不以實書。恐致讀者滋惑矣。

六年冬無正文而立考異

前紀閉城門大搜揚雄待詔二條。是通鑑原有正文。後芟去而僅存攷異。故其本題自在。乃又有本無正文。而獨立考異者。如漢光和六年。攷異有六年冬一條。溫公蓋因先從本紀書夏大旱。欲自明不從本紀書冬大有年。而通鑑是年冬適無事可書。攷異遂無所繫。於是特取一正文本無之冬字為題。遂若專為范書置辨。而於通鑑無涉。胡注則散此條於秋五原山岫崩之下。亦與正文為無因而相附也。竊謂此條攷異。似當即以夏大旱為題。而辨其不書冬大有年之故。更為明切。胡注亦即散此條於夏大旱之下。庶兩得其宜矣。

張角置三十六方

考異云。袁紀作坊。今從范書。按皇甫嵩傳云。方猶將軍號也。通鑑但作猶將軍也。無號字。然方字自來無作將軍解者。惠氏後漢書補注引何晏景福殿賦云。屯坊列署。

三十有二。星居宿陳。綺錯鱗比。辛壬癸甲為之名秩。李善注聲類曰。方別屋也。方與坊古字通。蓋張角列部署為三十六坊。各有甲乙以別之也。此說明晰。勝通鑑所從。嵩傳舊解。至帝紀云。其部師有三十六萬。正是合傳文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之數。綜計之。故章懷注引續漢書二十六萬餘人為證。惠氏與何氏焯皆以為方字誤。萬轉作萬似不然。

六年閏月

晉紀穆帝永和六年閏月。攷異云。帝紀正月後云閏月。

音注本載考異帝紀下脫正月二字

三十國晉

春秋皆云閏正月。按長歷閏二月。帝紀閏月有丁丑己丑。按是歲正月癸酉朔。若閏

正月。即無丁丑己丑。今以長歷為據。按攷異所辨閏月為閏二月。已甚明確。目錄載

劉義叟長歷朔閏。亦作是年二月壬寅朔。三月辛丑朔。而別著閏二月。乃通鑑敘事。

既於正月後接書閏月。下復書二月。似仍以閏月為閏正月矣。而閏月內書事有己

丑日。則又未嘗不以為閏二月也。攷晉書帝紀。雖於正月後云閏月。然以下無二月。

即繼以三月。蓋帝紀閏二月本不誤。特因二月無事可書。其下閏月遂無所繫。溫公

慮其瀕於閏正月。故為辨之。但攷異已辨明。而通鑑於閏月後復出二月。致令讀者

生疑實則二月兩字是行文去之則叙次自然明晰耳。

劉道龍考異標題誤文

宋紀孝武大明三年書竟陵王誕反事云吳郡民劉成上書稱息道龍昔事誕攷異云宋略南史作道就今從宋書據單行本○音注本脫南史二字按今本宋書作道龍南史作道就與攷異所引俱合龍就二字當以草書形近而訛惟攷異單行本標題誤道龍為道隆攷劉道隆時官徐州刺史即與沈慶之會師討誕者若但據單行本幾濶為一人矣。

廣陽王深名誤從唐諱

梁紀普通五年五月書魏廣陽王深事按廣陽王本名淵李延壽避唐諱改深胡注已指明魏書卷首排目及列傳皆作深疑亦唐時所改温公宋人無庸更避唐諱乃舍其本名猶承用後世所改之字且著攷異辨之謂魏帝紀深作淵今從列傳及北史若其名反應作深字者何耶目錄仍作廣陽王淵又從本名與通鑑正文岐異當時亦失於檢照也。

温公所據梁書魏書有別本

魏安豐王延明令江革作大小寺碑。通鑑事在梁普通六年六月。攷異云。南史作文八寺碑。今從梁書。按今汲古閣本梁書。正作文八。似應無誤。攷異乃云從梁書作大小。疑宋時或有別本。錢氏大昕通鑑注辨正曰。六朝好佞佛。而魏齊尤甚。所見石刻多有稱丈八佛像者。則當以丈八為正。今本梁書江革傳亦是丈八字。溫公所據乃謬本。而注家未能舉正也。又魏以賀拔允為太尉。通鑑事在中大通五年七月。攷異引魏帝紀作賀拔渥。而辨其謬云。允字阿鞠。蓋渥字誤為渥耳。按謝氏啟昆西魏書引云。今監本毛本無作賀拔渥者。則司馬時魏書本與今異。又前此宋泰始四年。攷異引尉元傳。以書諭王玄載。玄載與魯僧遵。崔武仲相繼皆走。按今本魏書尉元傳。但云玄載夜走。宿豫淮陽皆棄城遁。無崔魯二人姓名。蓋宿豫守將即僧遵。淮陽太守即武仲也。據此則溫公時魏書誠與今本異矣。至宋文帝元嘉九年十二月。魏李順復奉使至涼州拜蒙遜。還云。不復周矣。此語北史與魏書同。通鑑考異單行音注二本亦並同。惟通鑑正文作不復年矣。目錄亦同。此則當為誤文。非有別本作年字者也。

突厥子弟謂之特勒。勒當作勤。

顧氏炎武金石文字記辨契必明碑特勤字再見皆特勤之訛又柳公權神策軍碑亦云大特勤嗚沒斯皆書者之誤並引通鑑梁紀承聖元年突厥子弟謂之特勒攷異曰諸書或作特勤今從劉昫舊唐書及宋祁新唐書按今考異單行本則作特勤而元刻音注本又作勅勒與顧氏所引皆不合此蓋由各本寫刻瀾淆以致互異也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外國語言華人鮮通其義史文轉寫或失其真惟石刻出於當時真跡况契必碑宰相婁師德所撰公權亦奉勅書斷無謬舛當據碑以訂史之誤未可輕為訾議又謂古人讀敕如忒勅勤即特勤錢說誠當惜尚無確據可證曾以質諸勞君季言乃為錄所攷見示曰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二凱樂歌詞曲取和林注和林城必伽可汗之故地也歲乙未聖朝太宗皇帝城此起萬安宮城西北七十里有必伽可汗宮城遺址城東北七十里有唐明皇開元壬申御製御書闕特勤碑按唐史突厥傳闕特勒骨咄祿可汗之子必伽可汗之弟也名闕可汗之子弟謂之特勒開元十九年原注舊書二十年此從新書闕特勒卒詔金吾將軍張去逸都官郎中呂向齋原注舊書二十年此從新書使北吊祭并為立碑上自為文別立祠廟刻石為像其像迄今存焉其碑額及碑文特勒皆是殷勤之勤字唐新舊史凡書特勤皆作銜勒之勒字誤也諸突厥部

之遺俗猶呼其可汗之子弟為特勤特謹字也則與碑文符矣碑云特勤苾伽可汗之令弟也可汗猶朕之子也唐新舊史並作毗伽可汗勤苾二字當以碑文為正以上俱耶律說以唐碑校唐碑得此明確佐證非但知亭林之誤糾即通鑑正文與攷異皆可訂正矣

勞李言格曰舊書雖作特勤亦間有作特勤者張長遜傳號為劉利特勤新傳則作特勤矣舊傳據聞人詮本官本作特勤

李渾事正文與目錄年代不符

目錄隋仁壽元年衛文昇說下山獠之下有李渾刺殺兄子申公筠而代之一條張氏敦仁通鑑刊本識誤謂通鑑不載此事嚴氏鑑補亦無後附當塗夏炯札謂目錄亦溫公手定通鑑有而目錄無者甚多未有目錄有而通鑑無者一經指出知傳寫脫漏又不止於是按通鑑卷一百八十二隨大業十一年書宇文述譖殺李渾李敏事叙其緣起云申明公李穆夢孫筠襲爵叔父渾忿其吝嗇使兄子善衡賊殺之而證其從父弟瞿曇使償死賂妻兄宇文述國賦之半得紹封然則通鑑未嘗不載此事特未載於仁壽元年耳蓋溫公當日既撰目錄復於通鑑正文有刪併移改之處此事之前後不符即其顯然可證之跡也他如晉顯宗咸康八年目錄有代王還雲中一條通鑑不載其事此真目錄有而通鑑無者胡注已舉明而張氏識誤反未之

及又魏世宗踐祚之初。中尉甄琛表弛鹽禁。彭城王勰與邢巒以為不可。魏主詔從琛請。目錄已提其要。此事應載於一百四十三卷。齊紀東昏永元二年。而通鑑此處逸其事。錯簡置於一百四十六卷。梁紀武帝天監五年。目錄是年亦誤複此事胡注亦舉之。凡此皆當取正文與目錄互為勘校。而正其舛謬者矣。

韋津誤書死

唐紀武德元年正月。李密逼上春門。隋段達韋津出兵拒之。軍潰。韋津死。攷異曰。事從略記。及隋段達傳。前明嚴氏衍通鑑補正。據唐舊新書。韋安石傳。祖津大業末。為民部侍郎。與李密拒戰於上東門外。唐上東門即隋上春門兵敗為密所囚。及王世充殺元文

都等。津獨免。密敗。復歸洛。世充僭號深被委遇。及洛陽平。高祖與津有舊。徵授諫議

大夫。出為陵州刺史。卒。

陵州補正作陸州。誤。今從新舊傳。宰相世系表。改正。按唐書地理志。陵州屬劍南道。陸州則屬嶺南道。上元二年。置高祖

時尚無是州也。

謂與隋書段達傳所言津沒於陣大異。未知孰是。按北史段達傳叙此事。則

云津沒於密。乃悟是陷沒之沒。與唐書為密所囚一語正合。李延壽既知津未死於

上春門之戰。魏徵等在唐初。與延壽同脩隋書。此據劉知幾史通所言

豈容不知。故隋書李密

傳亦明言執津於陣。

舊新書密傳同

至段達傳之作津沒於陣。當亦是言陷沒。惟陣字不如

北史密字之明曉。溫公遂作為存沒之沒解。誤謂津亡於陣。竟書津死。嚴氏知其誤。而但存備攷。未及編參以核寔。亦失之疏矣。

令狐行達于洪建

隋煬帝之遇弒也。通鑑所書。實出於令狐行達之縊。攷異曰。蒲山公傳河洛記皆云。于洪達縊帝。今從隋書。及略記。按隋書字文化及傳。令狐行達弒帝於宮中。此即通鑑所本。至化及攻黎陽倉時云。其將軍于弘達為李密所擒。送於侗所。鑊烹之。而密傳亦云。遣記室參軍李儉朝於東都。執殺煬帝人于弘達獻越王侗。舊新書密據此傳略同。

則化及傳所云鑊烹。蓋為正其弒逆之罪。而弒帝之為令狐行達。為于弘達。隋書二傳已自相歧出。攷異未及辨明也。又按通鑑於是年六月。書李密送所獲雄武。即將

于洪建。皇泰主命戮於左掖門外。如斛斯政之法。于洪建疑即蒲山公傳河洛記之

于洪達。亦即隋書字文化及傳李密傳之于弘達。陳氏景雲胡注舉正亦嘗疑此。錢氏大昕云當以達為正。弘之作洪。

疑唐人避孝敬皇帝諱改之。戮如斛斯政法。正與鑊烹之刑合。通鑑前從化及傳作令狐行達。未

檢及密傳之有于弘達。故後書送于洪建事。未能聲明其罪。以一人分作二人。而又

誤達作建。遂仍從蒲山公傳河洛記而不自知。幾令讀者疑獲一逆黨小醜。何至加

以如此慘刑且用特筆書之乎。似宜於書送于洪建時別作攷異辨明之。且以弘遠易洪建則前後事實串為一矣。

郝靈荃名異文

唐紀開元四年六月大武軍子將郝靈荃攷異云。舊傳入蕃使郝靈儉。今從唐歷。

本舊書突厥傳作靈荃。按靈荃異名尚不止。如攷異所引費袞梁谿漫志。舉白樂天樂府新豐折臂翁注云。天武軍。

按方鎮表無天武軍額。惟北都有大武軍。此詩注天字係刻本之訛。牙將郝雲岑。斬默噉。獻首闕下。謂據此則又名雲岑。與舊唐書作靈儉。新唐書作靈佺。及通鑑作靈荃。凡四。雲岑

與靈荃。疑因字形相近而誤。儉之與佺亦然。但未知何者為是。

按唐紀天授元年杜景儉攷異曰實錄及

新紀表傳皆作景佺。蓋寔錄以草書致誤。新書因承之耳。今從舊紀傳。與此靈儉字正同。惟攷異於貞觀七年縱囚事。曾引樂天

樂府死囚四百來歸獄之句。茲於靈荃之名。獨未引此詩注。宣溫公偶忘之歟。

人汪立名刻香山集。此注乃作靈荃。是後人改依通鑑。而又誤荃為荃。適與明刻舊

突厥傳同。非費袞在紹熙所見之舊矣。又正德刻本白氏諷諫作靈荃。文集則作雲岑。

盧鴻之名下無一字

唐紀開元六年三月乙巳。徵嵩山處士盧鴻入見。

崇舊紀二月甲戌。禮幣徵嵩山隱士盧鴻。蓋詔徵之日也。攷異

云。舊傳作盧鴻一。本紀新傳皆作鴻。按中岳真人劉君碑云。盧鴻撰。今從之。第攷王氏困學紀聞載石林序盧鴻一草堂圖云。唐舊史鴻一。蓋二名。與中嶽真人碑所書合。新史刪去一字。不知何據。當以舊史為正。此說與攷異所引劉君碑不合。溫公石林先生所据一碑。不知何以歧異如此。今劉碑世無傳本。無由決其是非矣。至鴻一命名之義。厚齋張南齊張融語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證。張融語見南史謂鴻一之義取此。其說似有根。然閩潛邱箋注引歷代名畫記。盧鴻讀一名浩然。則盧實祇名鴻。且鴻又有別名。舊傳則云字浩然。新書云字顥然。浩之與顥。蓋文異而音義略同耳。勞君季言嘗為博攷以定鴻名。其說曰。案大唐新語。十隱逸玄宗徵嵩山隱士盧鴻。酉陽雜俎。五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隱於嵩山。普寂因請鴻為文。讚歎其會。後鴻字凡五見。太平廣記九十二雲烟過眼錄載盧鴻草堂十志。金石錄目錄。五第九百七十六。唐普寂禪師碑。盧鴻撰。并八分書。開元十二年正月。寶刻類編。三龍華殿心經。盧鴻八分書。并篆額。李參元題記附。洛大辯禪師碑。盧鴻八分書。上同俱作盧鴻。無一字。蓋鴻一名浩然。當以歷代名畫記為正。舊傳改名為字。失刪一字。因於傳內亦作鴻一耳。鴻有二名。亦司馬承禎子微張九齡博物之。比石林先生所云或由誤憶。

未若攷異之可括也。

立忠王瑛為太子

嘗讀孫甫唐史論斷曰。開元十七年。忠王領河北元帥。與百官相見。張說退而言曰。

嘗觀太宗寫真圖。忠王奇表。實類聖祖。社稷之福也。蓋昭成方娠。說侍讀東宮。知其

異事。陳氏景雲綱目訂誤云。昭成乃明皇生母。蓋號肅宗生母楊氏。後追諡元獻。此當云元獻不當云昭成。娠時異事。見唐書后妃傳。謂王當受天

命。故因事言之。使眾知耳。說事明皇。不惟東宮之舊。復贊先天監國之事。情義至密。

非他相可比。觀忠王之事。豈無密謀潛議。不然。明皇於林甫之言。無不聽納。惟立壽

王瑁事不聽。而卒立忠王也。孫氏此論。大指謂太子瑛之廢。由說言先有以移上意。

愚意則謂温公書立忠王瑛為太子事。宜采孫氏此說。叙明原委。庶於前後事有映

照。亦有關係。明皇此時。蓋亦因忠王在母。異徵兼憶。往時張說密議。故不謀權相。不

溺嬖愛。內斷於中。毅然立之。較初立太子瑛時。殊有斟酌。是以其後究為付託得人。

而肅宗亦灼然自知。得居儲貳。由說贊成。故他日請救說于均。均之死不遺餘力。乃

通鑑於此。但引高力士語。取其推長而立之言書之。攷異曰。統紀叙力士語云。但從

曉。今從新傳。按說文。木部。杓。木也。从木。牙聲。玉篇。木出交趾。高數十丈。葉生其末。蓋

猶言取最大者耳。新傳不用其言。正用其意也。似肅宗之得為太子。全賴庵寺一言而成。而明皇於此等事。亦竟毫無裁決矣。

再觀通鑑至德二載十二月。書肅宗請免張均張垠之死。益知孫甫之言可信。蓋肅宗實深德說之助。已特此意不能明宣諸口。故託詞於說父子平日保護之功。至請之而明皇不從。乃有何面目見說地下一言。真情不覺全露矣。不然。煮藥忽覆。則事賴鬼神。即方娠異事。見新書元獻楊后傳。通鑑本下胡注引之。被譖獲全。亦思由君父。何得歸功臣下。竟直陳

於上皇之前乎。觀此知說在日。必有所以陰為擁戴。深結王心者。不得謂孫氏之論

為過刻也。溫公於此事。雖略紀柳程所紀書之。尚未能為肅宗道出隱衷。由未參會

孫氏之說耳。溫公跋孫甫唐史記。在元豐二年。通鑑成於元豐七年。而攷異於孫書未及。又攷新書均免死。流合浦。均死

賊中。與通鑑均誅。而均流嶺表不同。攷異亦未詳所據。韋絢或幕間談紀均均定罪事與通鑑同。溫公或即據此

書。

令狐絢自湖州入知制誥年月

攷異既據舊傳大中二年。自湖州召入。以證實錄之誤。然通鑑於大中元年六七月之間。即書擢絢知制誥。又書前湖州刺史。則與舊傳仍違異矣。胡注亦曾言之。此通

鑑與攷異前後失檢處嘗攷湖州天寧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石幢一重建於大中元年十一月廿八日。後題中大夫使持節湖州諸軍事守湖州刺史上柱國彭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令狐綯名。一建於大中二年。歲在戊辰八月戊子朔廿一日戊申。後題中大夫使持節湖州諸軍事守湖州刺史上柱國蘇特名。據此則綯於元年十一月尚守湖州。其召入似當在二年春夏。攷異取舊傳。本不誤。通鑑於元年六月。即書擢官。又於湖州刺史上加一前字。不若新傳今守湖州之確也。勞君季言。又錄示余談鑰嘉泰吳興志。令狐綯大中元年三月二十一日。自右司郎中授。二年四月二日。除翰林學士。蘇特大中二年五月。自陳州刺史拜除鄭州刺史。除授年月較為明晰。惟舊宣宗紀。太宗元年六月。以中散大夫前湖州刺史彭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令狐陶行尚書考功郎中。知制誥是通鑑之所本。然不如吳興志之可據。又綯充翰林學士。壁記在大中二年二月十日。與吳興志四月二日。稍有不合。疑志所記。是到闕之日。又舊傳大中三年。拜中書舍人。襲封彭陽男。食邑三百戶。新傳據舊紀及石幢題名。綯刺湖州時。已襲封矣。又舊傳會昌五年。出為湖州刺史。當據吳興志作大中元年為是。

李克用子落落廷鸞無攷

唐紀乾寧三年六月。書汴人擒李克用子落落。據攷異事見唐太祖紀年錄實錄。又歐薛二史。梁紀唐紀。葛從周張歸霸李存信等傳。並載之。其為克用子似無疑。第薛史武皇紀云。落落武皇長子也。而莊宗紀又云。莊宗武皇帝之長子。語自違異。又梁紀生擒克用男廷鸞。通鑑亦書其事於天復二年三月。本於梁太祖實錄。所攷異攷

薛史宗室列傳。莊宗止有六弟。歐史唐家人傳。太祖八子。莊宗居長。其餘名及行次。與五代會要同。惟較薛史多一存紀。並無落落廷鸞之名。且諸子皆至同光年間。亦

無武皇時為梁所擒事。說者因疑落落或是養子。故宗室家人傳中不載。薛史紀中

所云長子。當是傳聞異詞。

唐末見聞錄載朱全忠復克用書云。前年洹水曾獲嶺。即據薛史李襲吉傳云。梁祖命敬翔報書詬罵之。此出一時

海誓。雖養子亦當指為賢。即不能執為長子之証。

至於廷鸞。又疑即是落落一人。蓋落落是小字。李廷鸞則

養子。賜姓名。如進通為李嗣昭。邈佶烈為李嗣源之類。其被擒則一事。而前後訛傳

為二也。竊謂落落廷鸞。其為武皇長子養子。或即一人。或是二人。今固難攷。然既能

親歷戎行。捐軀敵國。二史乃不為詳求。本末予以專傳。致不得比於庸碌無聞之存

美存禮等。殊為缺憾。溫公既書之。通鑑亦宜為之辨證。明確庶使讀者不致存無徵

不信之心乎。

瞿章名攷異誤改

吳縝新唐書糾謬有紀云瞿章。而傳乃瞿章一條。據此則北宋刊本新紀實作瞿章。今汲古閣本亦同。惟今通鑑攷異所引新紀單行本。作瞿璋。音注本竟作瞿章。大約是元以前刻本所改。然改正而轉失其真。非溫公引辨之意矣。

李存進為天雄軍都巡按使

事在後梁紀貞明元年六月。攷異曰。莊宗實錄云為軍城使。存進傳云都部署。莊宗列傳及薛史存進傳。皆云天雄軍都巡按使。今從之。錢氏通鑑注辨正曰。呂夢奇撰存進神道碑。本云天雄軍都部署巡檢使。他書作巡按者。即巡檢之譌。或稱都部署。或稱都巡檢。各從省文。似異實同也。按歐史存進傳。正作天雄軍都部署。與攷異所引存進傳相符。據碑文及錢說。則溫公從薛史實誤矣。

吳越王鏐改元應補

歐陽公十國世家年譜於吳越但舉寶正一號。謂見之寶石山制書。未免尚疏於蒐討。通鑑亦於天成元年。書鏐改元寶正。以為吳越僭號之始。其疏與歐史等。按洪邁

容齋四筆嘗論武肅三改元援王順伯所收碑本為證今撮記其改元始末與其年

數以補五代史及通鑑之闕蓋武肅於梁開平二年戊辰始建元天寶稱天寶者五

年以後用梁正朔容齋四筆謂壬申以後仍用梁紀元者以碑有貞明二年丙子龍

未俱書天寶六年至十六年並唐同光二年甲申武肅復自改元寶大稱寶

大者二年天成元年丙戌又改元寶正稱寶正者六年壬辰以後復用唐正朔自是

歷晉漢周及宋不復建元然則寶正乃其第三次改元上距戊辰建元天寶已十九

年矣此因錢氏子孫自納土以後既深諱其事厲氏謂云全州觀察使錢胤撰吳越

之弟納土後僭郊不書建元不書自稱國王不吳越諸石刻北宋時又未經搜剔見

聞所限固無怪其然所以薛史作於宋初且謂鏐未嘗改元亦職此之故若范成大

著騷鸞錄已在乾道九年而所記袁州孚忠廟加封司徒竹冊稱寶大元年尚謂是

楊吳年號勞記言格曰袁州時屬南唐此寶大疑是保大又記吳江村寺石幢亦以寶大紀年併誤謂錢氏

曾用楊氏正朔則武肅三次改元文穆亦未及知幸得容齋見順伯諸碑始顯於世

也攷胡氏注通鑑時亦間引洪氏隨筆見後漢紀四惟此年所紀吳越改元一事未能舉

以補正至前明錢肅潤跋吳越備史併寶正一號亦力辨其無是仍沿其子孫深諱

之故智耳。

玉海又載錢鏐廣初一號未言所據何書何年所改他處亦未再見近昆陵李氏兆洛命其門人六承如輯紀元編類稱詳備總類中雖舉吳越

寶正天寶寶大三號乃於天寶寶大則注世次不可攷甲子表中又但載天寶寶正二號獨寶大則不見參錯不齊殊不可解且總類中又附級正明一號於廣初之下

謂亦是吳越建元此由讀容齋四筆不審而誤為宋人避貞作正耳不知洪氏此處是指梁末帝貞明二年宋人避貞作正耳

胡注望文生義之誤

昔顧澗翁謂梅磻雖熟乙部間有望文生義乃違本事愚讀通鑑至唐僖宗乾符二

年云。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攷異引中朝故事曰。僖宗以咸通三年降誕。十四年即

位。年十二。舊紀亦云即位年十二。今從之。胡注乃以通鑑時年十四為誤。而云據攷

異四當作二。不知通鑑此語。在乾符二年。味一時字。蓋即就乾符二年言之。時上已

改元。二年則年正十四也。攷異詳攷即位時年十二。亦正使讀者知乾符二年。上年

為十四也。胡氏泥於即位之年。誤以通鑑時字為指即位時。翻謂此文四當作二。此

正合澗翁所警矣。季言又舉一事。梁紀中大通五年二月。魏夏州首望都督彌姐元

進。胡注元進之族。為州之首望。官又為都督。按首望當從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

五闕西作茵。姓彌姐。羗復姓。故稱通鑑誤。據周書蔡祐傳北史作首望。胡氏因以州

之。首望釋之。誤矣。此亦誤由望文生義。故並記之。以胡氏學殖之精博。而尚有誤於

會意處。然則注書豈易事乎。

胡注移置考異

四庫全書提要云。南渡後注通鑑者紛紛。而非謬彌甚。至三省乃滙合群書。訂為補漏。以成此注。初依經典釋文。例為廣注九十七卷。後失其書。復為之注。始以攷異及所注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細按胡氏所散攷異。亦間有不依溫公所立攷異原題。而移置於他處正文下者。如漢高后元年。大謁者張釋一條。胡注移置於惠帝三年。令大謁者張釋報書之下。以紀年前後而論。在所應移。乃於高后元年。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下。復載之而未標明。為攷異則因移置而復見矣。又如魏邵陵厲公正始四年十二月。陸遜諫吳主不分嫡庶一條。此事通鑑本文已移在正始六年春夏之交。胡注亦從而散入。此下則原題未改。固無庸注明。從四年十二月移來矣。又如後唐同光二年正月。岐王上表稱臣一條。胡注移置於是年二月辛巳。進岐王爵為秦王。下注云。攷異正本在正月。岐王上表稱臣之下。此與前高后元年張釋一條相類。而注明移置。則此善於彼矣。又有當移置而沿誤不移者。宋順帝昇明元年六月。蒼梧王殺杜幼文等一條。通鑑本文但言殺杜幼文等。不言殺孝武諸子。攷異乃力辨

南史後廢帝紀所云孝武二十八子。太宗殺其十六。餘皆帝殺之之誤。而無一字及幼文之被殺。則標題全與攷異無涉。胡注不應仍置之。此年正文之下。當移前置於明帝泰始二年十月。殺松滋侯子房等兄弟。云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一段下。乃合。但亦須注明原本在何處耳。按攷異辨。攷孝武諸子條。疑單行本舊自有標題。而失之。殺杜幼文之標題。疑亦自有攷異。不知何時逸去。古刻本強移聯屬。遂致文不對題如此。

胡注失收考異

胡梅磧以攷異散入通鑑各文下。披覽固便。但攷異全書三十卷。雖亦依年代編次。而文多事冗。散入時實有遺漏數條。幸有單行本在。尚可勘對而知。然單行本僅有前明刻本。字句亦有脫誤。惜無嗜古者重為校刊。日久恐漸歸湮佚。茲取失收諸條全文錄記如左。以待後之重梓通鑑注本者。依次補入焉。

漢紀安帝永初三年六月。烏桓寇代郡上谷。

紀有。涿郡傳無之。今從傳。

永初四年。鄧騭欲弃涼州。虞詡言於張禹。以為不可。

龐參。虞詡傳。皆云四年。羗轉盛。故有弃涼州之畫。又于說鄧騭。則是騭未以喪

罷以前明矣。而虞詡傳中言詡辟太尉李修府為郎中。說李修修以五年正月方自光祿勳拜太尉。按袁紀四年春匈奴寇常山下載騰欲奔涼州詡說太尉張禹。又其語言小異於范書。此近得實。今從之。按又于疑是又云之謔

獻帝初平二年四月皇甫嵩答董卓。范書嵩傳及山陽公載記記嵩語與此不同。今從張璠漢紀。

晉紀武帝太康元年山濤言不宜去武備。

濤傳云與盧欽論之。按欽咸寧三年三月已卒。按晉書帝紀咸寧四年三月尚書左僕射盧欽卒本傳亦作四年

三年此云誤

宋紀文帝元嘉十八年十二月詔裴方明等討楊難當。

氏胡傳作十九年正月遣方明等。今從帝紀。

唐紀太宗貞觀元年十二月薛延陀叛頡利。

舊阿史那社爾傳薛延陀回紇等叛在武德九年。今從突厥傳。

貞觀十六年十一月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

舊傳云西部大人。今從實錄。

則天后垂拱三年五月張光輔同平章事。

舊本紀在四月傳在平越王貞後今從實錄。

肅宗至德二載十二月立皇子係為趙王橫為襄王倓為杞王。

實錄係為傑橫為倓倓為傀今從唐歷統紀新舊紀傳年代記。

德宗興元元年七月高郢數勸李懷光歸歟。

興元聖功錄有李晟奏郢勸懷光歸投狀云今懷光即欲束身蓋有郢之勸導今取之。

附存勞李言通鑑札記七條。

李言名格浙江仁和人家塘栖候選訓導累世藏書極富終歲閉門惟事蒐討史學極深尤熟於唐宋故實余因胡心耘得交李言箋札常通終未一面有問即答獲益頗多辛酉杭州大亂遺籍盡散輾轉遷避吳江同里憂忿發疾甲子四月歿年四十五惜著書未有成集通鑑札記七條曩所寄示存之聊見所學一斑也。

秦始皇五年傳立遷太僕通鑑晉紀武帝咸寧四年前司隸校尉傳立卒攷異曰。

玄傳曰五年遷太僕轉司隸景獻皇后崩坐爭位罵尚書免尋卒按景獻后崩在四年玄傳誤也李言案玄為太僕在泰始五年魏樂后崩於咸寧四年通鑑誤仍泰始為咸寧故以玄傳為誤耳。

魏舒遜位年月通鑑武帝太康七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魏舒稱疾固請遜位以劇陽子罷攷異曰舒遜位紀傳皆無年月本傳曰以災異遜位帝不聽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按本傳又曰遜位之際人莫知者若今年正旦日食遜位至它年正旦乃送章綬不得云人無知者蓋止因今者正旦朝罷遂以災異遜位不復起耳李言案藝文類聚四十七職官部三王隱晉書曰魏舒為司徒九年正月

朝會罷

源誤送據御覽攷

還家奉送章綬

御覽引

則遜位當在九年通鑑誤也

歷代史表俱在

七年誤又案代舒為司徒者帝紀亦無明文今攷當是石鑿晉書鑿傳曰遷右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太康末拜司空又帝紀太熙元年正月己巳以尚書左僕射王渾為司徒三月甲子以右光祿大夫石鑿為司空蓋舒罷後二年方始真除王渾爾

潭州臨桂嶺隋紀開皇十七年虞慶則遷至潭州臨桂嶺胡注慶則傳作潭州

臨桂嶺李言案據今本慶則傳注嶺當作鎮

陳氏舉正云兩潭字有一誤非

韋巨源貶麟州唐紀天冊萬歲元年正月韋巨源貶麟州刺史攷異曰舊紀傳

新紀表傳皆作鄜州。案舊書豆盧欽望傳亦作鄜州。統紀作瀛州。實錄唐歷作麟州。今從之。音注

曰貞觀五年置麟州。以處生羌。屬松州都督府。李言案舊書地理志麟州係羈縻

二十五州之一。貞觀五年置西麟州。處生羌歸附。八年去西字。又云永徽之後。生

羌相繼忽叛。屢有廢置。儀鳳二年。復加整比羈縻三十八州。已無麟州之名。巨源

罷相。不應遠刺是州。疑當以鄜州為是。

褚無量卒日。唐紀開元八年正月丙辰。褚無量卒。攷異曰。舊本紀正月甲子朔。

皇太子加元服。壬申。右散騎常侍褚無量卒。按長歷正月甲寅朔。甲子十一日也。

唐歷亦云壬申無量卒。今從實錄。李言案蘇頲贈禮部尚書褚公神道碑。開元庚

申歲正月哉生魄。文苑英華八百九十六。則實錄是也。

同節度副大使。唐紀開元二十三年正月。李過折檢校松漠州都督。攷異曰。實

錄云。同幽州節度副大使。舊傳云。授特進檢校松漠州都督。按過折雖有功。唐未

必肯使為幽州節度使。今從舊傳。李言按唐書百官志。節度使副大使。知節度事

副使各一人。同節度副使十人。或以刺史。或以軍使。或以兵馬使。或以蕃將兼充

故員有十人。過折時以都督同節度副大使。未嘗正授節度使。非如知節度事之

副大使及留後之比也

唐大詔令封李過折北平郡王制亦云同幽州節度副大使是年幽州節度使乃張守珪

朱全忠奏貶趙克裕

唐紀昭宗景福元年二月朱全忠奏貶河陽節度使趙克

裕以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兼河陽節度使考異曰實錄在正月末云全忠欲全義

得河陽乃奏克裕有誣謗之言而貶新紀云己未朱全忠陷孟州逐河陽節度使

趙克裕今從編遺錄李言案舊五代史

唐書武皇紀上

大順二年八月南巡澤潞略地懷

孟河陽趙克裕望風送款請修鄰好則全忠之奏貶克裕以其貳於克用故耳胡

注僅云二鎮時皆屬朱全忠或貶或兼唯其所奏尚未得其實也

又梁書趙克

裕傳自毫鄭二州刺史太祖表為河陽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尋移理許田

攷証云克裕移

理許田是書未明言其故據通鑑則克考是時忠武節度徙治陳州許州時為支

裕移鎮因梁祖欲以張全義領河陽也郡克裕當自河陽節度使貶許州刺史非移鎮也舊傳當據克裕狀誌之文僅云

移理而已

吹網錄卷三目錄

頌敦銘

永安宮鼎銘

魏太和銅熨斗熨人款識

泰山秦篆十字殘石

元氏封龍山頌

龍朔造像銘

二礎雲麾碑

龍城柳石刻

守海鹽縣主簿王頊妻墓誌銘

尋陽公主墓誌攷證

閔榮墓誌

明道二年貢硯銘

劍池生公講台字皆宋人書

虎邱賀方回題名

孔耳石題名

趙用壙誌書女再嫁

開趙埋銘

元祐黨籍碑融縣重刻本

三河縣遼碑

張伯顏壙志

米海嶽像贊石刻董香光重摹本

明潞王畫蘭石刻

別本深慰帖

明淮府刻趙字前赤壁賦

况太守辟疆館記偽刻辨正

清 古吳葉廷琯調生著

頌敦銘

銘文十五行。凡古篆一百五十二字。見阮文達公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孫淵如觀察續古文苑亦載之。其釋文與阮釋異者十餘字。阮氏據陳秋堂搨本摹入。祇載其一。余所得二紙。文同而四周廣狹稍殊。當是一蓋一器。攷阮氏書中。蓋器同文者非一。皆為注明。頌敦獨不注。疑由秋堂偶遺其一未搨也。二紙下方。皆有六榆藏器小印。據宋氏咸熙耐冷續談。六榆姓姚。名觀光。秀水人。喜蒐藏吉金之品。此銘拓本。當自其家出。

承安宮鼎銘

拓本摹鼎全形。銘辭橫勒。鼎腹。隸書左行。文曰。承安宮銅鼎。容一斗。重十四斤。甘露二年。安長丞福椽祿守令史宣。工世造第五。凡三十有一字。攷甘露紀年。漢宣之後。更有魏曹髦。吳孫皓。秦苻堅。遼東丹倍。髦終五年。皓次年八月改。堅六年改。三家亦皆有二年。惟東丹倍未及一年。不足論。阮氏鐘鼎彝器款識。定此器為漢物者。以銘

文字體。於漢隸為近。丞椽令史等官。亦與漢制相符。承安宮之名。雖不載三輔黃圖及長安志。其器固非魏。吳前秦所得託也。惟銘文守令史宣下工字。余所見拓本甚明晰。世乃工之名。正合物勒工名之制。阮氏釋文工字。乃作夕。云從陳秋堂摹本。夕世為文。於義不順。恐由剝蝕形誤。應據此本正之。或以為夕者。夕即然夕。即不應列丞椽令史下。且亦不可以一夕字

稱。汪謝城曰。楨曰。余親見此鼎。作夕。故前人以為夕。若謂工字誤多。一直亦未嘗不可通。其器容今之一升。其偽可知。斗字古人俱作升。余以示同人。

題詩者凡四家。釋覺阿祖觀。吳肖陶鳴岐。說主漢。吳瘦青震。趙次侯宗建。說主魏。吳

趙三君皆常熟人。瘦青作己刻銅。似軒集中。覺阿作字多。皆未錄。肖陶詩云。承安宮鼎何代

鑄。紀元凡有五甘露。前秦後遼漢魏。吳宮稱承安。則皆無僉。曰漢器說亦可。甘露元

年二廟火。一孝文廟云。顧成。一太上廟無廟名。承安兩字。或其號。人疑是宮。不是廟。

豈知宮廟古通稱。闕宮即廟。詩明徵。長丞等况內。豎職漢制。有宮守園邑。因災重造。

越年事。此鼎廟中第五器。太公幸免一杯羹。萬年俎豆何重輕。追祭備陳十二鼎。應

念孤孫曾賣餅。我今為作寶鼎詩。書生好古多異詞。君不見漢宣尚有崇安宮。闕疑

弗如薛尚功。次侯詩云。墨印寶鼎。龍文煥。書生好古豈臆斷。三十一字熟諦觀。有說

則可鼎非漢。魏吳前秦及後遼。甘露紀元同漢朝。宮室皆無承安目。斯鼎之造當曹

髮明帝昔怨郭太后。甄妃讒死何人手。當年陽奉永安宮。天子焉能警嫡母。追謚文昭恨總長。散髮被面糠塞口。別營寢廟報所生。由來廟與宮通稱。參以永安悟以理。承安宮或其廟名。生盡孝思彼曰永。死宜明祀茲言承。想見置宮守園邑。令史並掾屬長丞。鼎為祭器此第五。年號分明已甘露。入繼大統有皇孫。應令金工為補鑄。人疑舊說自不刊。漢宮莫考猶崇安。定作孝宣亦有證。無論漢隸矧漢官。不知魏雖正朔革。互易六官史特筆。餘因漢制悉未更。何況區區內豎職。惟大司馬乃極位。三馬同槽竟亡魏。潛移漢鼎笑曹瞞。末路兜孫刃出背。當塗霸業一剗耶。我欲問鼎今如何。休言國勢分三足。且續金仙辭漢歌。題本美無故實。二君之作。又命意各殊。皆能無中生有。崛強離奇。以自伸其說。洵健筆也。

魏太和銅熨斗熨人款識

沈匏廬觀察濤。官直隸時。購得古銅熨斗一枚。搨銘摹圖。自為題記。考訂甚詳。南歸後。見示徵詩。嘗節錄其略云。銅熨斗以建初尺度之。柄長一尺七分。蓋徑七寸六分。底徑五寸五分。有銅熨人二尺二寸二分。首刻饗饗形。首下有穿以插斗柄。跗正圓而稍穹。徑一尺九分。款識刻于跗上。文曰大和三年二月廿三日。中尚方造銅熨斗人

熨斗重卅四斤十二兩。第百六案古以太和紀年者。一為曹魏明帝。一為元魏孝文帝。皆有三年。惟元魏鑄太和五銖錢。其文作太。此文為大。且字近漢隸。定為曹魏時物。積古齋載永元雁足鐙款識。即有中尚方造之文。通典職官云。漢末分尚方為中左右三尚方。魏晉因之是也。又云晉東宮舊事。皇太子納妃。有金塗熨人。饗饗本獸名。不知何以名為人。又云重卅四斤十二兩。以今權稱之。僅一十九斤。每稱漢器文曰一斤者。率得今權七兩有奇。魏時去漢未遠。其輕重宜與漢權等。又云。此器頗與今之所謂熨斗者無異。蓋伸帛之器耳。觀察所徵鴻篇鉅製已多。余第為賦四絕句云。熨斗曾將漢室傾。王莽熨斗。即後世熨斗之制。所自昉。當塗遺器製尤精。奸雄運各殊修短。新莽知難熨恨平。識文石馬亦堪哀。魁柄潛移國祚摧。留得一杓含古綠。八坊幾輩手持來。明帝于芳林園立八坊。以漳水台傾蔓草秋。摸金尉早鴨鑪收。近人有藏銅爵東閣處。諸才人見魏志裴注。漳水台傾蔓草秋。摸金尉早鴨鑪收。鴨鑪者孟德款字具河。云從漳。熨人倘憶初辭魏。定學銅仙淚暗流。廿八文全款在跗。詩翁手拓更撫圖。吟餘引我遊山夢。斗柄尋秋入五湖。我郡西跡山北麓。有山屋名熨斗。柄長百餘丈。沈石田唐六如皆有夜游熨斗柄圖。潘順之

遵和曰。忽憶及此。自見高致。然與題不稱。

泰山秦篆十字殘石

秦李斯篆書。在泰山頂玉女池上。志稱宋劉跋摹其文。尚有百四十六字可讀。明嘉靖間移於碧霞祠東廡。已僅存廿九字。乾隆庚申燬於火。後人摹刻岱廟。邑人聶劍光又勒於縣署土地祠。後岱廟本亦佚。惟存聶本而已。嘉慶甲戌徐司理鈞言於汪刺史汝弼云。岱頂有趙老人年九十餘。數十年前甃玉女池。見殘石依稀有字。次年將大令因培。同邑人柴廣文蘭皋。緹井求之。得殘石二。尚存十字。取嵌於山頂東嶽廟西新築之室。馮晏海金石索所謂寶斯亭也。後名讀碑亭。道光壬辰四月東嶽廟西牆圯覆其室。時通州徐君宗幹官斯土。於瓦礫中亟索殘石。屬道人劉傳業移之山下。嵌置道院壁間。庶易以守護。不至湮沒矣。歲丙申余友龔廉仲廷煌宰淄川。以拓本寄贈。下刻徐君題記。節書之。以著此石燬而尚存。及移置山下之原委。方蔣君得石時。曾摹勒一本於泰安郡文廟。綴以阮芸台孫淵如諸家跋語。丙戌秋梁荳林方伯又以廿九字拓本。摹刻岱廟公輸子祠側。然好古者必求殘石十字。以摹本神氣終不及也。

元氏封龍山頌

友人貽漢延熹七年元氏封龍山頌拓本。此頌自宋以來。金石家皆未載。道光中嘉

興沈君匏廬守真定時輯常山貞石志二十四卷以搜得光和四年三公山碑為快而此碑竟未及見道光末寶應劉君寶楠宰元氏始搜得拓贈同好按拓本碑十五行行二十六字隸書瘦勁類韓敕碑後二行石泐處有二十餘字失去首行題元氏封龍山之頌七字文曰惟封龍山者北岳之英援三條之別神分體異處在於邦內磔硤吐名與天同燿能蒸雲興雨與三公靈山協德齊勲國舊秩而祭之以為三望遭亡新之際失其典祀延熹七年歲□孰涂月紀豕韋常山相汝南富波蔡鬪長史甘陵廣川沐乘敬天之休虔恭明祀上陳德潤加於百姓宜蒙珪璧七牲法食□□□□此四字有無尚在疑似間聖朝克明靡不舉戊寅詔書應時敢請允赦大吏郎冀等與義民修繕故祠遂采嘉石造立觀闕稟稷既馨犧牲博碩神歆感射三靈合化品物流形農寔嘉穀粟至三錢天應玉燭於是紀功刊勒以昭令問其辭曰天作高山實惟封龍平地特起靈亮上通嵯峨岷峨高麗無雙神耀赫赫理物含光贊天休命德合无疆惠此邦域以綏四方國當年豐晉民用立刻石紀銘令德不忘□□□□□□氏郎□立棘李音史九門張瑋靈壽趙穎縣令南陽□□□□□□□□□□韓□□□

縱□石□□□□□□張□絳□王□余檢隸釋末附無名氏天下碑錄有漢封龍山

碑二。注稱在獲鹿縣南四十五里山上。延熹七年立。其文雖未載。然獲鹿名縣。自唐至今。其南境與元氏毗連。地既相合。立碑年又相符。疑此頌即無名氏碑錄所稱二漢碑之一也。攷漢書地理志。與續漢書郡國志。元氏漢置縣為常山郡治。後漢為常山國。漢制皇子封王。其郡為國。置傅一人。相一人。皆二千石。相如太守。有長史如郡丞。元氏在後漢為常山相治。故相與長史。得為境內之山。陳請祀典。光和六年。白石神君碑。在此碑後十九年。其云縣界有六名山。封龍靈山。先得法食。縣界即謂元氏界。靈山請祀。無碑可攷。封龍之得食法。豈非即指此碑所紀乎。雖二碑僅得其一。願與碑陰碑側。亦未詳有無。然久湮復顯。殘泐無多。漢刻希逢。良可寶貴。亟為攷論。跋而藏之。至是碑之得於何地。今置何所。須異日獲遇劉君。始可知之。審也。

龍朔造像銘

銘正書六行。文曰。大唐龍朔元年。四月八日。鞏縣河濱鄉楊元軌妻王。上為皇帝陛下。并為亡媯妣及兄弟姊妹等。敬造釋伽无尼佛一區。合家供養。佛時上別鑄大唐像銘四篆字。如碑之有額。額旁裝餘紙。有近人張仁鎬題云。六朝人造像石刻。傳於今者頗多。此有篆額四字。與他刻異。錢竹汀先生云。釋伽无尼。即釋迦牟尼。古讀无

字如模。模，牟聲相近也。此像銘為前人金石書所希見，故記之。

二礎雲麾碑

李泰和所書雲麾將軍碑有三。一在關中，即李思訓碑。一在楚中，王氏昶金石萃編引前人跋語，所云其詳莫攷，未足深信。一在北直，即此李秀碑是。今京師北城文信

國祠壁，甃二礎殘石，其原委詳於附刻吳京兆涵記文。

康熙三十一年

萃編已載之。余近得

拓本，字雖漫漶，其存者尚有神采，斷珪缺璧，彌見珍奇。太學石鼓之外，亦嗜古者所

樂道也。攷此碑，今重刻於京師者，亦有三。一為嘉慶十年，翁覃谿摹文丞相祠殘字。

一為道光七年，朱為弼將策重摹陳崑瑜所得宋拓全本。以上二石皆在法源寺，而

嘉慶初，先有宛平令胡遜從翁氏借摹董文敏舊藏三百二十八字。本字雖殘，而猶

在。未作礎以前，重葺縣署古墨齋貯之。一時都下名流咸為賦詩以紀，彷彿前明宛

平令李蔭故事。更數百年，原石且剝泐不可辨，將惟假重刊數本，緬想遺型。然則吾

輩及今猶得摩挲唐時殘刻，可不謂幸歟。

吳京兆記別刊一石記。後有翁閣學附記二條。一云嘉慶己未初夏，大興翁方綱武

進胡遜同觀北海殘字題記。一云七葉云云是前礎。翰賜云云是後礎。記此碑觀者有考焉。甲子仲夏，翁方綱識。胡遜即借摹董文敏舊本之宛平令也。

龍城柳石刻

張譜梅秀才伯鳳粵西歸貽余龍城柳石刻拓本其文曰城柳神一行城上守驅屬

二行守上鬼出匕首三行福四民制四行九醜五行元和十二年六行柳宗元七行

而第一行前題石刻二字上亦有缺字後有明人得石題記二行亦稍漫漶譜梅言

其地頗重此碣謂可以辟不若故遊客每求拓本携之行篋至此碣原委今柳州府

志有右江道王錦跋云柳侯劍銘原刻書於白石韓昌黎廟碑亦云白石齒齒此明

證也今廟中所刻並非白石筆法軟弱入時又書字不書名心竊疑之乾隆二十八

年有王生進携家藏斷碣來云柳侯柑子園舊址在城西先人向家於此雍正五六

年間掘土得此碣縱五寸橫一尺四寸上缺一角失去龍所二字似屬柳侯故物請

歸之廟拭塵熟視見年下書名又碣尾有天啟三年龔重得此於柳井中小字兩行

其跡半明半滅稍有疑者石不白耳然此碣書法蒼勁縱非元和間物亦是宋人臨

摹勝廟中石刻遠矣重修柳祠落成即將此殘碣砌祠下以俟識者辨之云此即今

拓本所從出也府志又載江霞龍城柳劍銘記云康熙五十三年桂林東郊外郭氏

治舍旁地浚井得古劍一枚長約二尺脊間篆銘一行即龍城柳全文在焉其鑄自

何匠銘自何年俱莫可攷而玩其文義於銘劍為合則子厚所書即此無疑此又王

錦跋謂此石刻為柳侯劍銘所由來也。然余頗疑此碣為偽作。蓋王跋江記皆以子厚龍城錄為根據。按龍城錄云：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畫，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余得之不詳其理，特欲隱余於斯歟。許彥周詩話亦載之，謂退之作羅池廟碑云：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蓋用此事。不知龍城錄乃宋王銍偽撰，非子厚原書。此條驅厲鬼等語，即竊取韓碑歌詞為之。彥周翻謂韓碑用此，未免為其所愚。若謂石刻即為劍銘說，尤支離。就使龍城錄所紀是實，子厚果欲銘劍，何難自製偉詞，而必勒襲古石刻文，僅改山左首為出匕首，與劍牽合，決無是理。況既以古刻銘劍，復為手書勒石，何所取意。此必後人鑄劍，點竄龍城錄語，為此銘詞，因即祖王銍偽書餘智，附會子厚名，為此石刻，以影射羅池得石之事。或即出王進江霞輩所造，未可知。不然，一石一劍，何前後皆出井中。若合符節耶。世特以子厚書流傳絕少，故此碣頗著錄於金石家，而不察其中之多疑竇也。

姜宸英港園札記曰：劉禹錫代祭柳員外文云：篋盈草諫，梁滿文篇，鍾索盤也。美班揚差肩，則子厚亦工書法矣。惜其字不傳，而見於與劉倡和詩多有之。

守海鹽縣主簿王頊妻墓誌銘

咸豐初，吾郡白馬澗西北地名王墓山，土人墾地，得石刻一方，字畫不工，而毫無剝

泐。余得拓本。題為唐故潁川陳夫人墓誌銘并序。文林郎前守蘇州海鹽縣主簿王
頊撰。其文云。夫人潁川郡人也。其源流枝葉。係在家謀。故可得而畧焉。曾祖遠皇。左
千牛衛長史。祖瑀皇。中州羅山縣尉。考衛皇。宣州旌德縣尉。五代祖以文學中策。累
資為長洲令。其後子孫因家吳郡。夫人旌德君之仲女也。外祖順陽范公。詢始以孝
廉入仕。多赴公侯延辟。為巡察之職。季年終於丹徒令。其外族親戚。世多卿相。為侯
伯者。不可勝紀。夫人少習詩禮。長善筆札。自孩提至笄年。不履堂閭。其於針刀之工。
閃不盡妙。予嚮其清規。飽其懿淑。遂因親友傳導。願委禽焉。及拜其室。觀其德。果叶
所聞。余後琴瑟韻合。閨門道光。將期覩子孫之盛。保松筠之壽。何期暫嬰微疾。以至
殂逝。抑聞之古人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且夫人事親盡孝。可侔於曾閔。事夫執敬。
有類於恭姜。孝敬之道既備。可謂全其德也。奈何不享其壽。弃予先逝。則天道輔德
之言。曷足憑乎。然夫人在家有金玉之豐。為婦享祿秩之盛。則平生之分。亦無恨矣。
所痛者。以予天年未盡。不得與良人偕死。故於九原之東。虛其左室。俟予啟手足之
晨。從夫人附於此也。冀泉壤再合。神魂相依。夫人歸予八年。生子二人。長曰嚴。七。幼
曰印。兜。俱嬰孩。然居喪號慟。皆過毀瘠。女二人。亦幼稚。晨暮哭泣。如成人焉。夫人年

廿五。大中十年二月廿一日寢疾。終於海鹽縣之公署。以其年十一月廿一日葬於蘇州長洲縣餘杭鄉石澗南館墅村之原。禮也。嗚呼。男未辨方。女猶總角。一旦弃去。俾誰字之。嗟乎。日月有時。痛傷無已。銜哀識石。以虞變遷。銘曰。於戲良人。道光母儀。事上以敬。撫下惟慈。溫恭可範。閨門有規。何圖不壽。泉路永辭。楚玉沉素。妍芳墜枝。皇天何罪。遺我孤危。慟哭總帳。生平莫追。流水凝咽。松風助悲。彭殤兮同趨此道。泉壤兮與卿之期。此誌文義淺率無法。銘中良人之稱。以夫施之妻。甚奇。字亦多別體。皆出俗手所為。惟大中十年。至今將及千載。究為古刻。故紀之。以待金石家著錄焉。王頊未題里籍。莫詳何處人。古稱守某官者。攝事之謂。頊是時蓋攝海鹽主簿。海鹽本漢舊縣。陳時省入鹽官縣。至唐景雲二年復置。屬蘇州。先天開元復經廢置。五代後唐初割屬杭州。晉天福四年改屬秀州。此誌前結銜大中。時尚屬蘇州。正與史合。嘉定瞿木夫中溶輯吳中金石志二十四卷。頗有訂正闕訛處。昔曾鈔存其目。今不知其彙歸於何人。王頊妻誌銘後出。惜未及收入也。

此石舊存覺阿上人庵中。後歸郡城吳氏。

尋陽公主墓誌考證

阮文達公廣陵詩事。記乾隆中村農掘地。得楊行密女尋陽公主墓誌。并錄武虛谷

大令憶攷證於後。余檢鮎琦亭集。已有此墓誌。跋稱下嫁鄂州節度使劉存子。與武君合。所云竹垞注五代史時所未見。據朱氏彝尊曝書亭集五代史記注序。竹垞此文家。有此書鈔本。即竹垞臺本章仲得而續成。所序乃徐章仲之書。近時楊芸士廣之者。名五代史注補闕。芸士身後書已屬他人。竹垞既未見。故吳任臣十國春秋成於康熙中。亦未及見此誌。至乾隆末。周昂校刊十國春秋。後附拾遺一卷。亦未補尋陽公主。則未免疎漏矣。惟誌云公主母太后王氏。武君據歐史。謂但有行密夫人朱氏。及渥母史氏。其他不錄。按十國春秋吳列傳中。寔有太后王氏。傳言睿帝其所出。則公主為楊溥同母姊。此可補武君攷證所未及。惜吳氏未注明采自何書。

閔榮墓誌

道光初。楓橋內駁船濱。居民墾地得古墓。有誌石一方。寒山汎張千總瑞堂聞而取視。搨數十紙。仍以原石封閉。別勒一石紀其事。同置壙中。余得一紙。按誌為吳人閔榮墓。葬于大中祥符五年二月。孤子仁度。賈家諱。按集韻諱音錄。謹也。此應誤作錄字用。請錢塘浮屠

居簡為誌銘。而仁度自書之文與字。皆拙俗無可取。惟後稱葬于長洲縣彭華鄉封橋官塘西。據乾隆府志。引周遵道豹隱紀談云。楓橋舊作封橋。因張繼詩相承作楓。今天平寺藏經多唐人書。持有封橋常住字。然余憶唐人張祐。已有暮烟疎雨過楓

橋之句。吳郡志采祜此詩。列於張繼詩前。而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亦云楓橋之名遠矣。舊或誤為封橋。今丞相王郇公頊居吳門。親筆張繼一絕於石。而楓字遂正。詩繼祇言江楓。未及橋字。何以見是正橋名。朱語不免附會。若王丞相書張祜此詩。則斯言合矣。嘗綜各文論之。大約楓橋稱在最先。故張祜已以入詩。非因繼詩始起。雷甘谿浚曰。張繼天寶末進士。張祜元和長慶而自唐及宋。多傳於文人學士之口。斯其名易著。封橋則鄉里相沿傳寫。別有此稱。是以唐時梵筴既取標題。而此誌在宋初。猶以上石。逮宋中葉以後。乃雅俗皆書楓字。不復知有封橋之名矣。

明道二年貢硯銘

印氏鷗天閣藏一北宋欵石硯。不知何時已破為二。用漆黏合。有直縫。以今工部尺度之。縱徑七寸。橫寬四寸。厚寸許。背鑿銘云。天質以文。溫包元瀉。良工仁兮。永存厥真。分四句兩排。各不相屬。後記兩行云。明道二年歲。辨龍尾巖羅紋硯壹樣拾卓。迪功郎提舉王宜貢。銘詞不工。字亦欠端楷。攷卓即桌字。俗以几案為桌。當作卓為正。宋初猶未誤。硯以卓計。不解何義。亦莫詳拾卓為硯若干。蓋宋人本重龍尾硯。故歲取以充貢篚。高似孫硯箋引新安志。南唐元宗時。欵守獻硯。薦工李少微擢硯官。宋

初應尚沿其制。王宜稱提舉。蓋督采硯之役者。疑此特備尋常給用。及賞賚臣工者耳。若宮廷進御之硯石。必更佳。似不應草草勒銘題記也。此硯後歸余。今已失去。

劍池生公講臺字皆宋人書

虎阜劍池字。世目為顏魯公書。生公講臺。則謂李少溫篆。其說相沿已久。按范文穆吳郡志。虎邱下載蔣堂詩云。國朝有筆札。巖壁刻棱婉。刀稍君謨書。龍蛇不疑篆。二美責禪高。千古駭人眼。自注蔡書劍池必篆。生公臺。郡中黃氏所藏。依宋刻精校本如此。毛刻則誤必為壁。所謂必者。丹陽邵必。字不疑。善篆隸。仁宗朝歷官中外。希魯與蔡邵二公為同時人。故曰國朝。曰二美。語甚明白。又詩中前數聯云。唐賢留風什。遺墨羅粉版。險語悉冥搜。清景不可道。注謂李衛公顏魯公而下。篇什俱在。希魯曾知蘇州。必皆目擊而言之。使魯公少溫果曾書此。豈有置之不道者。後來無稽之談所起。蓋由吳郡志人所罕讀。邵不疑書名又不甚著。而虎丘四字。體類平原。遂致承訛襲謬。眾喙一詞。不知君謨書法。本從顏出。萬安橋記石刻可證。再玩蔣詩自注。知君謨但書劍池二字。虎丘二字為後人補刊。不但筆力迥殊。觀虎字旁刻馬之駿跋語。其作偽支離。自難掩覆。彼未思此二字固贅詞耳。

馬跋云。虎丘劍池四字。為顏魯公書。舊石刻二方。方二字。龕置。

劍池傍壁間。歲久剝蝕。虎字且中斷矣。予求章仲玉氏鉤勒。鑄之別石。出舊劍池二字於土中。與新摹虎丘字。並益以石座底。可傳久。生公講台篆書四字。傳為蔡忠惠公筆。一云李陽水筆。講字亦殘。毀如虎丘字。例新之。其二蓋斷石。俱著之壁間。以備後之考古者。仲玉吳中名手。為王弇州先生所賞識。摹此石。不一月即化去。蓋絕筆也。萬曆甲寅二月。戶部郎新野馬之駁識。雷甘谿沒曰。此二字真虎當作武。馬跋又指生公質易明也。唐人諱虎字。豈魯公獨不諱乎。使果出魯公手。虎當作武。馬跋又指生公講台為君謨篆。明季文肇社虎邱志亦同。此即因見毛刻郡志蔣詩誤注而云然。余昔嘗聞顧澗翁論此。後拓得劍池二字。爰申其說。題於紙尾。與當世嗜古刻者論之。

虎邱賀方回題名

虎邱舊多宋人題名。歷久漸就湮沒。錢思元吳門補乘所紀注存者。今覓之已不盡可得。疑其或從舊本采入。未必皆目覩手拓也。惟白蓮池西臨水石壁。近人搜得賀方回題名。為從前志乘所未收。金石家皆未著錄。其文左行前一行。別列賀方回三字。後五行云。賀鑄王防弟枋。蘇京姪餘慶大觀戊子三月辛酉。凡二十二字。正書大如盤。淺刻苔侵。故數百年竟無人見。按宋史載方回本諱右選。元祐中。執政奏改通直郎。通判泗州。又倅太平州。以尚氣使酒。不得美官。悒悒不得志。退居吳下。吳郡志稱其徙居醋坊橋。據盧熊府志。方回企鴻軒在昇平橋。有小築在盤門外橫塘。常扁舟往來。作青玉案詞。為黃太史所賞。石壁題名。自是厲吳時事。嘉定程君序伯庭鷺。謂方回素豪邁。尚

氣使酒則有之。豈以不得美官。遠悒悒失志者。此史家誣語不足信。其居吳。或是有託而逃耶。已亥三月。為余題拓本句云。搜奇不讓古人癡。選勝羶推每自隨。細雨閒齋題翠墨。風光漸近熟梅時。童蔡紛紜紊政權。逃名豈羨一官遷。只宜痛飲酬烟月。重話清游七百年。此詩可與知人論世矣。文肇社虎邱志。政和四年。題名王防。字元規。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亦有王防之名。云是安石從子。以安石子雱字元澤例之。與此題名名從方字者。或是一人。蘇丞相頌之子名京。字世美。見近人王文誥蘇詩編年總案。注中所引宋人書。不知即此題名之人否。惟政和四年王防題名。今虎邱不見。

丁未七月。沈君匏廬招同楊芸士文孫。韓履卿崇。汪月生獻珩。登千人石。游覽題石勒名於生公台下。並倩搨匠往拓。賀方回題名。忽見大觀戊子兩行。有杭人某鐫白蓮池三大隸字掩其上。舊刻字遂不可復辨。庸妄人所為。殊堪恨恨。且白蓮池字。壁上舊已刻。添此蛇足。甚屬無謂。某固世家子。其父向有文望。不知何以鹵莽不學如此。幸余有已亥所拓未損本。乃出以徵同人題詠。茲錄數章於後。聊以存墨林一段公案。俾後之修志乘蒐石刻者。有所攷證焉。韓履卿云。梅子黃時雨。閒將古墨看。石林搜秘跡。蓮沼起清瀾。忽被愚公遣。難同趙壁完。鴻軒留舊影。一紙重琅玕。釋覺阿祖觀云。方回題壁字。湮漫劍池邊。響搨磨蒼蘚。盲書補白蓮。文參無白句。物以不全

全。一紙須珍重。風流七百年。吳肖陶鳴岐云。閒愁幾許為題詩。初榻依然好護持。詞
客尚傳青玉案。游人但識白蓮池。猿啼鶴怨貂誰續。石冷苔荒壁已虧。半壁竟遭庸
手壞。江南腸斷此何時。吳清如嘉洽云。慶湖遺老擅詞名。蠟屐尋幽意興清。一片生
公台畔石。留將姓氏傲公卿。熟梅時節雨聲催。好向橫塘載艇來。不遇知音王介甫。
人間誰識賀方回。原注方回少為武弁。以定林寺一詩。見奇於王介甫。遂知名當世。空山寂寞鳥啼春。七百年來跡

已陳。難得石林老居士。瓊椎到處愛披榛。誰將迷霧掩明霞。初本蘭亭體未差。鑿別
倘逢天水客。定教石墨續鐫華。趙次侯宗建云。唱徧江南句斷腸。詞人老去住橫塘。

冶春想趁好風日。芳草一川梅未黃。誰見荒池開白蓮。可憐半壁鎖寒烟。淮西碑尚
遭磨滅。好事由來難十全。初榻黃庭未足誇。即今一紙抵瑤華。敢言完璧應歸我。年

月依然屬趙家。一傳千秋出石林。勝他山谷贈詩心。三生文字緣何巧。又見雲孫愛
護深。原注石林居士建康集有賀鑄傳。宋史多采其事。調生文為石林商故云。戈順卿載填水調歌頭一闕云。一片虎邱

石。七百有餘年。東山詩酒豪興。題壁姓名鐫。當日橫塘小築。野艇凌波來往。携客共
流連。左轉六行字。剝蝕蘚苔斑。風雅士。搜勝跡。榻長箋。詞仙兼擅書聖。喜補墨林緣。

何事盲兒倉父。磨滅前賢款識。狗尾續池邊。紙本須珍重。毫髮尚完全。原注用昌黎石鼓詩公從

何處得紙本。冕髮。潘順之。遵祁亦譜是調。即次順卿韻云。一曲鑑湖水。高節已千年。盡備無差訛。句意。詩孫投老吳。下巖壑。把名鑄。試訪生公台畔。想像優曇花朶。風定碧漪連。好事石林齋。詞采照爛斑。修禊過。携俊侶。拓吟箋。光陰梅子熟也。記取看山緣。姓氏幾行無恙。還更磨泮年號。苔綉佛幢邊。初本蘭亭在。難得是文全。諸君詩詞。無不扼腕於古刻不完。雖言之申申。亦不足消妄人罪過也。

孔耳石題名

石高四尺許。色黑。水紋甚細。正側有大小兩穴。形如人耳。故得此名。背近顛左行。刻十八字曰。少蘊無言。慧覺道人。宣和癸卯四月辛亥同來。向藏長興丁氏。阮文達兩浙金石志。曾著錄。後歸武林汪氏。道光中。携至吳門。余見而拓得數紙。無言者。長興劉燾之字。無言善書。嘗為山谷所稱許。而於石材。公為前輩。是刻用筆圓勁。而名居後。當出其手。癸卯為宣和五年。即公卜居卞山石林谷之歲。此石蓋本卞山崖壁間物。卜居之際。偕無言巡遊。題記石上。故有同來之語。後人見為二公遺跡。乃斲取藏之耳。余題拓本後。二律云。吾祖昔歸隱。卜居蒼弁岑。間蹤留片石。古刻重兼金。異代蒐藏癖。名家著錄心。誦芬餘翠墨。緬想舊巖林。事繼向禽跡。人携支許儔。濡毫讓前

輦題壁紀新遊避暑應忘話

避暑錄話多記山居事獨未及此遊

歸雲更待搜

周密癸辛雜識記玲瓏山歸雲洞無言石林題

名亦在癸卯歲

乖龍誰割耳猶幸免封侯

良嶽奇峯封盤固侯者洞廡西山物後為金人輦去

按陶宗儀游志續編采

石林公玉礪雜書

此書今佚

記玲瓏山之游癸卯三月十六日余在山間萬魯卿率林彥

振劉無言莫彥平來相遇俾無言書名石上云此即癸辛雜識所記觀此益知孔耳

石為無言所書無疑矣

趙用壙誌書女再嫁

嘉慶乙亥游豎人修古塚得南宋定城令趙君壙誌按誌趙君名用為孤子勳等所述文頗質實有法近人凌壽祺游豎關志已備載其辭及修墓顛末矣誌稱長女適迪功郎楊澤再適進士姚子寅此與葉水心翁誠之墓誌書女嫁文林郎嚴州分水縣令馮遇遇死再嫁進士何某其例正同攷此例已起於唐人鄔國長公主碑張說撰文書公主下嫁薛倣又嫁鄭孝義皇甫湜撰韓昌黎墓誌亦言其女先嫁李漢改嫁樊宗懿宋人作誌實祖其例蓋宋人不諱改嫁如宋史禮志載治平熙寧中許聽宗女宗婦再嫁云云當時嘗屢布之詔令是以名德重望若范文正公家亦有是事至義田贍族女再嫁者且給錢三十千而古人尚質作文務舉其實此碑版所以直

書無隱歟。余以為婦人改嫁。究非美行。誌文莫若以女幾人皆嫁為士人妻一語概之。亦未遽為失實。况昌黎有此例。潘蒼巖曾舉之。自可擇善而從。即文正義田規制。誠非後學所敢妄議。顧如再嫁給錢一條。揆之風勵名節之意。似亦過從寬厚。可已而不已者也。關志附載定城令君之配方夫人墓誌銘。志據前明陳大成關志所載刻之。撰文者方汝勉。在勳後二十則於其長女。但書適迪功郎江州司戶楊澤。而不及再適之姚子寅。此又似用唐涼國公主碑例。而小變之。蘇頌撰此碑。但書涼國後嫁之温曦。而不及初嫁之薛伯陽。然書楊而諱姚。與諱薛而書温。於叙事均未免罣漏。何如概隱其前後所適為愈乎。汪謝城曰。植曰。郵意論古文義法。再嫁何妨。直書諱之者。乃應酬之見耳。潘麀生鍾瑞曰。為其父母作志。就遺嫁時言。故書其初嫁之人。為本人作志。就歿時言。故書其再嫁之人。義例允當。確不可易。益信古人文嚴處。字精

開趙埋銘

舊府志。冢墓門。長洲縣管山。有宋浙西總管團練使開趙墓。注引續會要云。熈熙三年。開趙奏歸正人在東南無產業。其間貧者。身故無地埋葬。已買到平江府閭門外地三百畝。作義墳。許忠義死事人。任便選葬。詔從之。及趙卒。遂葬於此。據凌壽祺濟墅關志。謂即今開家山。斷碑在山前東嶽殿壁間。見拓本。始知碑係埋銘。不審何年。

出土關志於宋鎮東將僉判王斗文墓志定城令趙用壙志皆載全文獨此埋銘不載金石家如錢宮詹王司寇諸書皆未著錄惟見程心齋金石續編其書不甚著故

特存之以諗好古者首行題宋故武功大夫濮州團練使浙西路總管開公埋銘文

曰公諱趙字興宋世為沂州臨沂縣人公名本姓也因夷狄亂華用姓為名誓闕克

復闕五姓以開為姓者欲開大我國家之疆土云耳曾祖喜祖忠皆隱德闕二父整

以公闕五武義大夫其封贈皆從本姓則公改姓之意又著矣曾祖妣李氏祖妣張

氏母闕七自紹興二十八年結豪傑起義兵眾推公為首不旬日樂從闕萬餘人取

奪州闕七有眾數萬收復密州日照縣等處是月聚集忠義三十餘萬攻淄齊等州

遂申奏闕六武郎閻門祇候差充忠義軍馬都統制隸京東河北路招撫使李寶軍

同於海道闕六召差兼權山東河北路招撫使十一月差充山東河北路忠義兵馬

都統制虜遣闕六之以徇將所降大漢軍三千餘人及將帶本部統制將佐等二萬

餘人歸正本朝三十二年春授修武郎閻門祇候充忠義遊擊軍都統制秋轉武翼

郎充忠義闕五隆興元年二月轉武功郎改差充沂州忠義軍馬都統制告為先海

州策應解圍及浙闕三之功也當年壽皇登極覃恩轉武義大夫差充鎮江府駐劄

御前右軍統制二年。闕二召對稱旨。賜金帶。差充殿司右軍統領。十一月。改差充江

陰軍駐劄御前水軍統制。闕三結局依前殿司供職。乾道二年。轉武畧大夫英州刺史。

告為膠西密州之功也。三年。闕三將歸正人解沂作過例。降受武義大夫。依前英州

刺史。添差兩浙西路兵馬都監臨安府。闕三年。叙復武略大夫。充浙西兵馬鈐轄。臨

安府駐劄。七年。依前兵馬鈐轄。平江府駐劄。未赴。闕三平江府兵馬總管。轉武顯大

夫。淳熙改元。添差浙西馬步軍副總管。五年。轉武功大夫。自。闕三十一年。凡再任者

七十二年。因父武義疾危。剖肝以救。適事聞於朝。上謂公昔忠。闕二今孝其親。可特

授濮州團練使。十二月。丁武功憂。父應以登極覃恩封武義大夫。如公階。前言父武

是義服除。又再任。公以紹熙改元三月初一日。闕二終於平江私第之正寢。享年五

十有七。是年六月十四日。葬於長洲縣彭華鄉管山之原東。闕二義墳無步二十妻

令人林氏。令人先臨虜未歸。得旨許娶。乃娶解氏。先公十年卒。公有子。闕二瑞曰天

錫。保義郎。從祖武義姓。以為繼。曰佐。保義郎。試中材。武未注授。曰偉。保義郎。見任。闕二

字侍衛步軍司左軍馬軍准備將。曰佐。曰伸。習舉業。曰儀。曰佚。二女皆幼。孫男四人。

孫女一。尾行署孤子天瑞等銜。哀泣血謹識。稱埋銘而實有序。無銘別為一例。印印

祚曰。唐人為其親及兄弟姊妹墓石之文志而不銘。蓋至哀不文之意。此碑實祖其例。又漢碑中聞喜長韓仁銘亦稱銘而無銘辭。至開趙本末宋史

無傳。亦未附見李寶傳中。惟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一百九十三載紹興三十一年

金人敗盟南侵。十月。浙西副總管李寶以舟師至東海縣。解魏勝海州之圍。時山東

豪傑開趙明椿。劉昇。李機。李仔。鄭雲等。各以義旗聚眾。趙與耿京所部軍馬將王世

隆。合兵攻城陽軍。城陽軍者。密州之莒縣。陷後改焉。趙等聞寶來。遣使詣軍前納款。

寶以為修武郎。會金人自汴遣騎解城陽軍圍。趙等散去。世隆屯日照縣境。寶舟至

膠西。遣使迎之。世隆以其眾降。後數日。開趙亦至。寶以世隆趙並為山後都統制。以

待官軍進攻。且為聲援。十一月。寶既旋於膠西。會聞金主亮已渡淮。乃還軍駐東海

縣。既而山後統制官王世隆開趙皆來會。寶命趙率其眾傍海以行。而與世隆同舟

赴行。在其事跡年月。大略與銘文合。則銘亦可謂無溢美矣。乾隆中。畢秋帆尚書撰續資治通鑑。即據心傳

編所紀觀趙生平。不愧為忠義奇傑之士。且踪跡在吾吳最久。今城中有開家巷。疑即其私第所在。乃迄

今不過六百餘年而已。姓名罕道。封樹無存。青山一角。誰修下壺孤墳。翠墨數行。賸

讀羊公殘碣。蒼涼憑弔。又不獨為趙一人慨焉已也。李心傳又有建炎以來朝野雜

姓趙。名開山。紹興末。金亮奇虐。人心不附。開山因聚眾山澤間為盜。及李寶入膠西。開山引兵會之。改姓開山。名趙。既而隨寶歸朝。趙之初名開山。及改姓開山一節。繫

開山引兵會之。改姓開山。名趙。既而隨寶歸朝。趙之初名開山。及改姓開山一節。繫

年要錄與埋銘皆未詳。或因未久即去其山字耳。附記於此。以存軼事。

元祐黨籍碑融縣重刻本

竹垞曝書亭集有桂林府石刻元祐黨籍跋。謂徽宗始立石端禮門。止九十八人。既而蔡京復大書頌郡縣。以上書人及已所不喜者。添入凡三百九人。又謂京所書刊石滿天下。惟桂林勒於崖壁。至今獨存。第是碑雖見竹垞跋語。而拓本流傳甚少。世所見者。惟有融縣重勒本。昔劉蓉峰觀察文恕自粵西歸。曾以一本見貽。按碑為寧宗嘉定改元四年。權知融州事。吳興沈暉所重勒。暉即餘官第六十三人。沈千之曾孫。見附刻跋語中。蓋自桂林之碑。世既不可多覲。諸君子姓氏。猶賴此蠻徽片石。赫然常在。人耳目間。得之洵可寶矣。且竹垞言桂林碑為瀑泉所泐。後缺王珪章惇名。今是刻則絕無漫漶。章惇名缺末筆。為避光宗廟諱。亦分明可辨。殆不失為完善之本也。全氏祖望鮎埼亭集亦有元祐黨籍碑跋。稱為故相梁公燾曾孫律重勒。吉州饒祖堯跋之中。注已故者六十餘人。為融碑所無。內臣之後。另書王珪。而繼之曰為臣不忠。曾任宰臣章惇。亦與融碑不同。此又一重勒本。惜未知碑在何地。謝山謂王丞相雖具臣。固不應與惇同列。當以梁碑為是。余意不謂然。蓋黨籍之刊。誣蟻忠良。

後人原不須紛紛重勒。所以重勒者。後人欲自表為忠良之裔耳。至諸君子之生平。與其中涸列之儉人。自有千秋定論。固無庸假此碑以別白也。梁之別列王珪。實本於張綱看詳。謂珪不合在籍之說。然張為看詳則可。梁為勒碑則不可。張看詳而請許子孫陳乞者。除珪外共一百三人。梁勒碑而止為珪一人。翻案何以解於其餘諸名德乎。不若融碑之悉仍其舊。猶為不失真面目矣。雷甘谿浚曰。元祐黨籍碑。今世頭一分書題頭。後有吉州饒祖堯跋。與謝山所稱合。下有鐫於龍隱巖刊者。王俊九字。上缺一角。王珪名已無之。章惇二字尚可辨。惇字不缺筆。與竹垞跋中為瀑泉所泐之語合。然則謝山所跋之本。即竹垞所跋之本。在桂林龍隱巖無疑。至為臣不忠為字上。另有一王字。曾任宰臣。臣字下。另有章惇二字。惇字缺筆。三字雖極分明。而其平易。步位行款亦不合。此明係後人因王珪章惇四字已漫漶。故補列之。非梁本本如是也。謝山偶未審耳。○潘麟生鍾瑞曰。余見梁律重勒龍隱巖本。另書王珪章惇四字。即在為臣不忠一行之上。下與全碑式例不合。確是後人添刻。甘谿之言誠信。

三河縣遼碑

求碑版於遼金二國。金多於遼。奚啻數倍。閱王氏金石萃編。孫氏震宇訪碑錄等書。自見蓋耶律氏立國。人才文翰。本遜完顏。而又書禁暴嚴。凡國人著述。不許流傳鄰境。因此而石墨之製。亦復寥寥。此固事勢使然也。道光庚戌。順天三河縣修廟學崇聖祠。從明倫堂下牆脚。搜得乾統七年一碑。當事者移立大成殿東廊。築石為台置

之考乾隆二十五年三河知縣陳杲所修縣志稱明倫堂為康熙三十八年知縣陳廷柏重建內供遼時卧碑一面是乾隆中此碑尚在明倫堂上特因石形正方誤作卧碑而縣志碑記類首列元秦定加封孔子碑竟不及此碑一字可謂疏矣余攷此碑為自來金石家所未收辭雖不工特全錄之正書凡三十七行行四十字後八行下闕數十字首行題大遼國析津府薊州三河縣重修文宣王廟記次行署布衣王鑿撰三行以下記文曰粵若北方開統尊居天地之中燕壤割都雄據尾風之分燕京經界轄制六州揔管內外二十四縣縣貫三河者古之名邑也左附流渠背連泰谷作大都之襟帶為上郡之膏腴戶版頗多賦調益大厯經操割隨再有殊自遷徙已來連五十載事所未便者多矣亦効興廢補弊完繕未盡力不及者孰後繼焉洎乾統五稔秋七月宰君劉公當領是邑公諱瑤下車之後便盡創規革故幹事之謀可謂珮服忠義砥礪廉平和不流寬而能斷動發百為道存利物數其政迹實序如後有渙陽定躬治歲春修橋路數十處計冉千功三縣輪配每至役人懼專領者妄倖陵逼故不自執願贖庸給價日繫三鍰積久傷財害民公痛心疾首矜恤生聚于尚武告限親率丁夫無避暴露令伐木鑿石山谷橋道刻期修畢元計千功以

百代之損少益多。澤民之心。孰與於此。往者或不拒事繁。致勾遣接手者眾。專使交雜。蠹耗鄉柵。駭良民如婢使。取私貨若己產。深為不道。今止轉帖執狀者。多判自勾。擯斥制外。彈糾司高。以斷蠱毒之尾。猶拔虎噬之牙。合境安靜。秋毫不犯。又南關通達。有橋若干。開至夏。河路暴漲。西泛東沂。怒濤斷岸。多致摧壞。板木散失。及秋修完。動有率民。乃計議誘化。及出贖罰之資。易石數十載。漫覆蓋壓。以得堅固。後免科配煩撓。凡差發。立排門麻量。見在隨戶物力。遂定三等。配率均平。有如權稱。貧乏小戶。必得饒裕。所興事內。亦非動眾妨農。公暇宴閑。常以虛懷待士。領袖生徒。紀綱文會。因集宣聖廟。見軒墀促窄。宸座不正。法象之服。少依古制。歷歲換代。棟朽榱崩。久致凋弊。多是習常。鮮有改作。公嗟嘆不足。遂動葺貝之願。謂曰。我先君孔子。生于周末。有大聖之才。訓導三千徒。遊聘七十國。皇皇行道。汲汲救時。大經大本。博照今昔。實百代帝王之師門。仕進門。緝人倫紀。萬化之原。由此塗出。天下被罔極之恩。率皆仰敬。苟不興起。非忠於國。固商略於諸吾道。聚謀茲事。移位修建。經度所冉費。計錢三十萬。艱其給出。公先輸已俸。後疏有道心者。及諸科前名等。扣得消使之數。遂卜日命工。度木構材。繫時必葺。□□親臨防。未盡妙。及示宣聖的容三禮圖為準。塑

繪丹雘。龍衮玄冕。黼黻珠旒。交映金碧。已至粹容圓備。垂拱嚮明位以當宇。左右具侍立。前列十哲。簪紱精飾。壁圖七十二賢。正殿前廈三間。若干階。子門四扇。東廊房兩間。戶牖六事。門屋一坐。東階坳全。梁有牌。牌有頌。明公親筆供具。台床四條。祭器等備。用能棟宇瑰麗。藻井彫甍。勢若飛動。成其大壯。難擬其功。前坤兌隅。特建土地堂。賢聖一門。九事門屋一坐。院西廣至城闔。兩廟牆共七十堵。行蓋畢。凡支壞補缺。壘墜覆漏。儲室之飾盡善。可以固士民祈福之所。莫不闡揚儒教。輔助國風。新衆目之觀瞻。增一邑之壯麗。功待人興。人與時會。能事畢矣。鑿新據舊。遠追泗水之碑。以往知來。又勒三河之記。云爾。公識通今古。學際天人。言出而理幽。事行而利大。力於公不勞於私。心於民無計於己。瑯琊國器。磊磊天才。既殊撫字之能。便見經綸之略。佇期亨會。累席寵榮。當權造物之柄。別底庸績。切以鑿藝愧寡聞。詞虧絕妙。頃辱左尉劉公澈暨字闕八請再錄縣侯治効。安敢牢讓。直筆其文。以貽於後者也。乾統七年十一月八日。字闕九吾道等孔君儒。胥欽昊。李資忠。李永貞。胥欽憲。王楹。王德恭。王鑿。靳仲通。薛仲徽。劉琪。曹拱。字闕十張會極。張浩。孟福。孔資。冉頤貞。胥貽孫。韓忠彥。王秉彝。高映。王天孫。王衍孫。竇嗣宗。字闕十郭益謙。郭禔。王敏。劉淵。田坤。常幹。胡旦。童子

及第約青哥。前名職官等將作少監杜乾祐。計闕不校書郎王樟。秘書郎王巽。前石門

鎮監趙幹才。太子正字王實。太子正字張弼。六班奉職石湘。計闕不析津府參軍冉璋。

商都監史士諤。商酒院使劉參。本典四人。張公藝。何拱。劉湘。崔公彥。計闕不太子中舍

劉璋。登仕郎試太子校書郎秘書省知荊州三河縣。計闕不朝請大夫守將作少監。計闕不

字三河縣事彭城郡開國男食邑三百。計闕不按乾統者。天祚紀元七年丁亥。為宋大

觀元年。是時耶律氏國勢已衰。而縣令猶知勤政愛民興修學廟。差為可稱。碑文之

拖沓蕪雜。固當略而不論矣。字端勁。有唐人意。惟削冉開橋宴非壇等字。好用異文。

沿北朝碑板餘習。怒濤應是怒字訛。非異文。汪謝城曰楨曰碑中別體字。尚有矜

二筆。當是避諱。俟改。而童子及第。商酒都監等名目。可備讀遼史者參攷。遼碑世既無多。此尤

後出。嗜古者當亦樂觀也。

張伯顏壙志

韓君履卿。得元平江路總管張公壙志并篆。蓋拓以見貽。復錄示所題跋語曰。張伯

顏壙志。鄭元祐代其子大中作。文載僑吳集。楷書字大半寸許。二十行。行二十字。王

都中填諱。張氏世居長洲之相城。原名世昌。字正卿。元成宗賜名伯顏。由將作監判

官。洵升漳州路總管。至元二年。年六十有五。告老於朝。以正議大夫平江路總管致仕。三年六月。終於里第。葬謝澤原清河侯之兆。父名顯官。江淮財賦副總管。追封清河郡侯。盧公武府志。列於郡守題名表。其實虛銜。乃致仕所加。父子葬地。府志亦闕載。此石不知何時出土。被謝澤土人築為水步。顧文學誤向余述之。乃以石易歸。將置之郡庠。以垂永久。伯顏曾刊文選。李善注六十卷。為世寶貴。其文雅異乎俗吏。宜乎五百年後。片碣發露。不使姓氏歸於冥漠耳。填諱之王都中。字邦翰。福甯州人。以恩蔭為平江路總管治中。累拜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卒諡清獻。有本齋詩集三卷。余按蓋石篆書兩行。平江路總管致仕張公壙志十一字。字長三寸。平仕二字已全泐。江路張三字。亦僅存其半。錢氏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亦載此志大略。志中泰定三年。養新錄板本。誤作五年。此或沿僞吳集。舊誤由錢氏。當時未見此碑。無從校正也。後來續修府志。自當據此拓本。列其父子葬地入冢墓門。

米海嶽像贊石刻董香光重摹本

董文敏重摹米老像。及小米贊云。嚴君海岳。戲自寫像。無住臨移。妙出心匠。形容浩然之氣。為一時之所敬仰。經綸之學。眾嘆曾未得施。青史之名。超出古今之上。紹聖

丙寅中秋前三日。子友仁贊文敏跋云。趙當世宰丹徒。得米虎兒刻石。石泐字漫。屬子重書。萬曆甲寅上巳後三日。董其昌識。按紹聖無丙寅。或疑是紹聖三年丙子之謠。亦非。此蓋是紹興十六年之丙寅耳。考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紹興十五年乙丑十一月。米友仁充敷文閣待制。提舉祐神觀。奉朝請。十九年己巳四月。擢直學士。二十一年辛未春正月二十八日卒。據此則紹興丙寅。小米正當充敷文閣待制時。其時海岳歿已四十年。錢大昕疑年錄據蔡天啟所撰墓志。卒大觀元年丁亥年五十七。贊故有學未得施及青史之名等語。若紹聖丙子。海岳時僅四十六歲。安得遽云此乎。聖字為小米原誤。為文敏後誤。今不可攷。石應在鎮江。近年恐不免遭兵燹矣。

明潞王畫蘭石刻

虎邱塔下有畫蘭石碣。銜壁間。高三尺餘。闊不及尺。花葉紛披。摹鑄工妙。為明季潞王遺墨。欸題庚辰秋仲。寫於萬卷書齋。後署敬一兩字。起首長印曰。大明崇禎十三年。後方印二。一曰蘭花道人。一曰潞王敬一。主人中和父寶。按王名常澆。父簡玉。穆宗第四子。就藩衛輝。王襲封後。值崇禎中。兵事起。能急國難。帝甚嘉之。甲申之變。避兵南下。史閣部議立不果。流寓杭州。降於大軍。杭人得免兵革。甚感之。稱為潞佛子。

性耽風雅。善鼓琴。製琴數百張傳世。名潞琴。

王士禛池北偶談作三千張。恐是三百之訛。故今以數百渾言之。

兼工

畫蘭。是幅作於庚辰秋。時猶未去國也。余以拓本乞覺阿開士祖觀題長歌曰。幽蘭

一叢花兩箭。清露盈盈香可嚙。摩挲石墨潞王遺。響榻何人來古殿。神廟之姪穆廟

孫。紹封茅土輩行尊。平生事佛耽禪悅。翰墨絲桐結習存。猗蘭一曲知音少。復為美

人寫香草。尺土雖邀雨露恩。孤芳爭奈荆榛繞。貞珉摹刻重琳瑯。七級浮圖虎阜藏

得近。祇林依淨土。願除愛草事空王。中原盜賊紛多故。百里藩封豺虎踞。國香零落

遠流離。欲把杭州作南渡。地覆天翻痛甲申。南都議立事紛紜。鋤奸未滅馬瑤草。扶

弱深憐史道鄰。

原注史閣部欲立潞王。為馬士英所阻不果。

天兵飛渡長江水。半壁湖山安足恃。降幡

早豎闔城全。贏得杭民稱佛子。北去蒼黃行路難。託根無地怨摧殘。誰知玉葉金枝

貴。竟作飄蓬斷梗看。青桐碎後湘絃裂。蕙折蘭焚空太息。王孫芳草綠天涯。血染鴟

魂歸不得。瑤華片石藝林傳。歎識庚辰尚紀年。當日寫蘭何喜氣。近畿擾亂多烽烟。

滄桑已換紅羊劫。龍種五王從此絕。哀怨難招屈子魂。潞河流水聲嗚咽。絮果蘭因

問世尊。生公石畔墨留痕。紅閨畫竹飛英塔。

原注湖州飛英塔。有管夫人墨竹。

夫塔天潢何足論。余

亦有二律云。玉殿清閒藝事工。愛將翰墨伴絲桐。自撫朱郎幽花格。許傍緇林忍草

叢弱植難扶。南渡後。孤芳甘落北風中。湘蘭從古多哀怨。感到滄桑更不同。天涯芳草泣王孫。何處春風可託根。集蓼早憂家國難。分茅空負祖宗恩。心皈古佛香留影。淚洒遺民墨染痕。片石長期依淨土。免鋤匪種在當門。杭州西湖虎跑寺。亦有潞蘭石刻。貝子木青喬嘗拓以寄余。花雨叢詩二十字。同為庚辰年作。子木有詩詠之。又王漁洋記金陵宏濟寺石壁刻潞王畫蘭甚工。今不知尚存否。余謂王避兵南來時。必無暇鑄留墨本。當是在藩之日。畫幅流傳。人為摹刊名勝地。故金陵蘇杭皆有之。此亦恒河浩劫中一段墨禪公案也。

別本深慰帖

林藻深慰帖。楓江袁氏五硯樓舊藏此石。不知何人手鑄。與前明文氏刻本毫髮無異。印印川少時曾見之。石質類碧玉。袁氏家落後。歸於揚州江氏康山草堂。江後負嵯課籍沒。石遂入官。不知所在。今搨本不可復得矣。

明淮府刻趙字前赤壁賦

松雪大字前赤壁賦帖一冊。風骨極似李泰和。摹鑄得神。紙墨亦舊。跋中有命儒臣鈎摹上石語。款署成化丁酉七月。西江頤仙。其旁有淮府二字一印。蓋前明淮王藩

府所刻也。攷明史諸王列傳。淮靖王瞻塙。仁宗第七子。宣德四年。就藩韶州。後徙饒州。正統十一年薨。子康王祁銓嗣。宏治十五年薨。此帖款署丁酉。為成化十三年。是康王奉藩時所刻。康王嘗輯刻文翰類選大成一百六十三卷。自周秦迄元明人詩文畢備。長史李伯璵馮原同編。前有自序。稱西江頤仙書多疏舛。四庫館未收。惟法式善陶廬雜錄載之。按明代藩邸刻帖。知名者周憲王之東書堂帖。晉靖王之寶賢堂帖。俱見孫承澤聞者軒帖攷。明史諸王世表及列傳。晉藩歷代無謚靖者。惟嘉靖時有瑞王。知烺。或由瑞字形誤耳。後則肅府重樞閣帖。至今人尚重之。淮府此帖未見紀載。不知所刻更有他種否。筆之亦足備石墨雅談也。

况太守辟疆館記偽刻辨正

嘉慶丁卯戊辰間。吾郡盛傳此記石刻。好古者以况公翰墨流傳甚少。頗愛重之。石在府署東西米巷中。如意庵僧家。一時競相摹搨。不啻唐宋舊碑。庚午正月。郡守坦園五公泰得之。屬郡人王國博。芑孫。黃部曹丕烈。博考。審為贗迹。乃識而還之。故處謂俾勿更誤來賢。余觀王黃二公之辨正。誠有裨於來者。國博之文淵雅堂集中。未刻所攷尚微有舛誤。茲錄部曹二辨。庶後有見是石者。可悉原委而不為所迷。偽刻原記。亦附存注中。以備參攷焉。偽記云。晉顧氏辟疆園者。即郡治東隅和豐坊。五顯王廟地。其故址也。至元吳地記。以五顯廟為辟疆故。

地。據景定姑胥志和豐坊有顧况宅。唐大曆中。拓府治。規其半為殿。云云。予於正統三年。以五顯王靈異。三禱早潦。皆應。請於朝。為重興。楹栢落成。後栽井。得斷石為碑。疆東晉字。予友。蹇叔真。攷之。則正顧况詩。所謂辟疆東晉日。竹樹有名園。年代更多。主池塘。復裔孫。為辟疆。顧氏園無疑也。是歲冬。予丁先太夫人之憂。輔臣命禮部將以子奪情視事。予哀號哀經。以郡事委郡丞。即謀而以五顯廟之南偏為居。盧終制焉。六年。予再視府事。其時官田賦額驛政綱運。皆相有成。則每日晏暇。休愛此館。青蔥。箭。露。竹。木。明。瑟。為。簿。書。蕭。閒。地。或。賓。客。論。政。事。亦。時。為。小。詩。參。吾。幕。者。為。蹇。君。仁。譚。君。有。章。皆。通。才。也。予。初。以。呂。蹇。兩。尚。書。薦。備。官。禮。部。出。守。雒。劇。治。此。既。久。既。而。樂。之。於。是。譚。君。為。製。辟。疆。館。字。顏。子。臥。室。百。年。之。後。予。幸。不。獲。罪。吳。民。沒。我。焉。蓋。則。咫。尺。山。池。亦。安。知。非。石。相。栖。神。之。泊。宅。歟。時。正。統。六。年。冬。十。一。月。廿。有。一。日。知。直。隸。蘇。州。府。事。前。禮。部。儀。制。司。郎。中。靖。安。况。鍾。伯。律。氏。書。

辨云。有以新出况鍾辟疆館記石刻示余者。讀之而不能無疑也。吾郡志書最古。有蘇州圖經。其軼久矣。傳者有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范成大吳郡志。盧熊蘇州府志。王鏊姑蘇志。外此雜錄如陸廣微吳地記。龔明之中吳紀聞。陸友仁吳中舊事之類。莫不具存。而是碑所引至元吳地記。景定姑胥志二書。世不概見。如果二書在。正統猶存。不應遽軼。即或昔存今軼。在當日盧王諸公。不容無覩。其修志不能不引。而今顧闕如。且諸家書目不載其名。可疑者一也。志分門有官宇壇廟第宅園林諸目。今按碑文核其罅漏。府署向在王廢基。有唐宋題記可據。其去今碑所在之地甚遠。自至正後始遷今所。今所乃古之茶鹽司。由茶鹽司而為營田都

水司。由營田都水司。而為蘇州府治。厯然無可疑者。而茲碑獨據景定姑胥志言和豐坊有顧况宅。唐大厯中拓府治。規其半為殿云云。是誤以今署為古治。可疑者二也。碑又據至元吳地記以五顯廟為辟疆故地。辟疆園在宋諸家。如朱長文范成大龔明之。皆以為莫攷。何至元時獨能指其地。且五顯廟明以前無稽。碑稱况公請於朝云云。既有朝命。不應不列入祀典。且况公之新泰伯伍范諸祠。志書悉載。何獨遺五顯王廟。可疑者三也。辟疆園。唐顧况嘗假以居。續圖經可攷。而以為在和豐坊。和豐乃宋坊。唐無此名。顧况即寓辟疆園。不聞辟疆園即在和豐坊。第宅園林。兩相牽合。可疑者四也。至元景定兩志。今既無徵。而焚井得石之說。又不見於同時諸公。其所稱辟疆東晉字。了無旁證。蹇叔真且誤以辟疆東晉日四句為顧况詩。寧不思池塘復裔孫。為他人語氣耶。蓋郡守贈詩。載諸續圖經甚明白也。至叙况公丁憂復任事年代事實。大有歧異。楊循吉吳邑志云。知府况鍾。宣德五年五月。命擇江南守臣。禮部尚書胡濙舉以應詔。除蘇州府知府。六年三月。奔繼母喪。秉燭治任。詰旦就道。其丁憂之期。在宣德六年三月。非正統三年之冬也。又云。未幾七縣士民列其政績封上。乞求還任。詔為奪情。復起之。七年正月再

至則碑所云以郡事委郡丞邵謙。而以五顯王廟南偏為居廬終制焉者。妄也。再視府事為宣德之七年。非正統六年。楊志云正統四年。以通滿三考上續天官軍民八萬餘人。保留再任。此又第三任矣。與記所云服闋再任年月不符。况公在任。楊志載有正統元年。創作後堂衙宅。其餘一皆如制。若果如此。記所載辟疆館事。不應無說。而今皆不載何耶。以上諸條。皆余就昔所聞。證今所見。決知此石非真。舊志或以任晦宅為辟疆故居。朱長文范成大龔明之。皆作疑信參半語。何至景定時。志轉能定此為顧况宅耶。五顯廟諸志不詳。惟姑蘇志有靈官廟。舊名靈順行祠。吳郡共有四祠。一在西米巷。名如意庵。嘉熙四年建。與此時碑記所出之地。合。蓋和豐坊在米行西米巷。當即舊米行也。吾郡多博聞強記之儒。當必有辨之者。余姑為引其端焉。

後辨云。辟疆館記碑文。余得之同年王揚甫。蓋太守將屬揚甫為文記其事。故為之核其實也。已復親至西米巷訪其僧雲峰。雲峰指壁間別有况知府重建五顯廟祠記碑。余讀之。得所謂如意庵者。又詢諸土人云。至今尚稱靈官廟。是守溪所云靈官廟一在西米巷。名如意庵者。信矣。碑陰有重建五王廟圖。圖在垣外。風雨

剝蝕。圖形莫辨。僅存篆額六字。余第就記文核之。益得辟疆館記作偽之證。僧之言曰。嘉慶十一年。得此庵於老尼。其時殿庭中。即有二石合貯一處。其一載乾隆年間重修事。其一即辟疆館記也。其徒某見石有字痕。洗之。適有幕容某。厲此云。是碑可搨以易米。因搨出之。據此。則石故棄置庭外。非出自土中也。且余以行祠記與辟疆館記對勘。一陷壁間。已漫漶斷裂。而置諸庭中者。獨完好如新乎。漫漶者。正統四年所刊。完好者。正統六年所刻。同一時。同一地。而完缺新舊迥別。兩碑語又齟齬不合。重建五顯王行祠記。自崇寧而嘉泰。而寶慶。而咸淳。而洪武。因浮屠而有僧菴。因僧菴而有肖像。基址之恢擴。殿閣之改易。靡不備載。並未以五顯廟為辟疆故地也。至元與咸淳同時。撰行祠記者。既不能攷其地之於古何屬。而至元吳地記。又何從知為辟疆故地乎。此偽託舊志之一證。行祠記叙况侯修廟之事。乃與聯官某某節縮俸入為之。則非請於朝矣。兩碑記重修。一云正統四年。一云三年。相距一年。斷非再舉。此錯撰事跡之一證。記又云。先是廟南畫於鄰垣。中庭湫隘。兩簷相接。至是。買其南地。退樓閣之址於南北。及叙重興後事。但云庭既闕豁。破完腐堅。未聞有青蔥翁靄。竹木明琴之致。即使後越二載。可以增置房屋。

然况公再視府事時恐未必有此蕭閒情致此謾誇勝境之一證然則辟疆館記在作為者即刺取重建五顯王行祠記中語而潦草為之因五顯廟以得和豐宋坊而妄以為辟疆故址矣規其地近今治可恢拓及之而妄以為唐大厯中矣因得其聯官同知邵謙之名而妄以為委之郡事矣黠竄塗改其跡顯然碑石作書條款式與乾隆重修碑記相類是直近時好事者為之亦無足辨焉爾。